

75781/2303(1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4

MAR 24 1958

十四



註釋歷科程墨三場藝府群玉卷之八



太史

維山王衡

選

星槎唐汝瀾

註

復學 岱石 邵名世

校

岱宗 王時學

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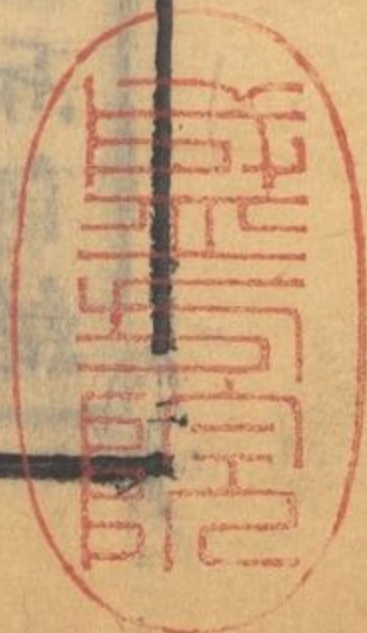
三衢 潘源 翁日新

不遷怒貳過

萬曆丙午浙江經魁胡廷賓

一洗銘
學天然

心本虛也。學以治此心也。則亦完其心之本虛而止。何者。人心來自太乙。



雅質襲者浮者視此形穢○因應成文表詞場中最佳無怒元過教語淡中亦自有味

爰清爰淨毫無減滓焉寂入寂出毫無震撼焉非惟無怒即令怒矣而怒自怒心不任受怒也非惟無過即令過矣而過自過心不任受過也人惟形骸情識之障轉溺轉深於是從無怒中生有怒而究且為怒所膠若遷而移之者於是從無過中生有過而究且為過所執若貳而復之者則已之為累也故非忘怒忘過不足以言學而非克己不足以幾於忘昔夫子嘗稱顏氏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夫明睿敏健豈無短詣而載藉極博豈乏流覽乃獨以不遷不貳蔽學何也夫學之于條萬派總之歸心心學之原也夫怒心之怒也過心之過也此而有遷是自遷其心也此而有貳是自貳其心也故善學者治心善治心者極之於不遷不貳顧外而與事忤外而與勢錯其為怒與過在境已攀擾而不可制內而自激於心內而自結

好箇無附轉字強弱止水白日等語則

於念其為怒與過在心益橫發而難為力迭移之於彼此互見之於前後其為遷與貳在形已沈陷而不自知若除怒而猶存一除之心若訟過而猶存一訟之心其為遷與貳在意益潛伏而不自覺此非有怒足以遷我而我有已之情自為所封則怒留此非有過足以貳我而我有已之情自為所滯則過留蓋學不致于不遷則心非常恬之心而不得不遷之原即不遷猶遷已學不致于不貳則心非常粹之心而不得不貳之原即不貳猶貳已此學之所以貴忘而忘之所以重克己也夫怒與過外觸於容形而實內根於己者也己克則怒且無附又於何着一怒相而以怒轉我已克則過且無附又於何着一過形而以過遷我澄如止水也朗如白日也浮雲自來去也太虛自寂若也譬之鏡然本地空明則纖塵畢照畢照則

僅之矣

殺得不容

無匿垢譬之月然光映萬川則幽隱俱達俱達則無留形克己之義夫矣
我雖然不遷非有加也是自復其不遷之體也不貳亦非有加也是自復
其不貳之體也謂顏子無虧於心之內則可謂顏子有益於心之外則不
可此千聖相傳道學之綱領也故孔子接千聖之統而顏子接孔子之統

註解音釋

止水 莊子人莫能於流水而銘 白日 石勒傳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白日皎然 浮雲太虛 程子
雖克舜事業亦只如太 六祖談禪身是善 磨之鏡 提得心如明鏡

擬

上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楊榮學士楊溥入侍以

御製述

先詩九章并序摹本

賜之因

諭以開創之難守成不易宜盡心輔導謝表

宣德六年

萬曆丁未會試會魁陳騰鳳

伏以

鳳藻貽謀揭中天之治統

鴻編繩武印

破中天 先聖一 語佳仰 承俯銘 臆意更 到借音

語多切 題而音 韻寡失 且入耳 鏗鏘言 近而意 到佳表 也

召對之際兼聆

間問德音大普無外之思昭示不刊之典念成大業者猶且計嗣服之
惟艱而承丕基者豈可忘創畜之不易是非同心同德安能善始善

終。

溫語叮囑

宸衷懇切。臣等遭逢

聖代濫竽薄技於詞林。過受

國恩幸叨法筵于

不深自
得四語
大類末

清謙。不探汲冢。自得商盤。言在耳。不妄於心。誼自同。無媿於獨。祈盡心
沃共翼繼體之功敢懈志。勳重違創業之望伏願

念終始以典學

謹陟降於紹廷

旃屢經筵之日臨毋十寒而一暴賢士大夫之日接毋齊傳而楚咻道

坦々而周行寧誼至德統綿而世衍永奠皇蓋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註釋音義

起二聯
詞平意
到可敵
宋表

翠羽蛾
眉三尺
九功二
照工而

何竟二
字不重

華言踰於琬琰

休美集乎簪裾。臣士奇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王業善作欲善成。貴祖孫之世濟。泰道易開亦易塞。賴上下之交維。但開統者當風餐。兩宿之時。功常辛於締造。而守文者值日照月臨之世。志易侈于康寧。鱗遊藪鳳鳴岡。廷頌諸祥畢集。風入律雲干呂。譯傳異域來賓。因而舉翠羽之觴。亡我甲子。甚且求蛾眉之笑。誤彼烽烟。彼三尺之劍芒。終壞於竹絲。晏衍。即九功之籥舞。旋移于花騎縱橫。吉始未免凶終。誰執河魁之柄。君驕更兼臣諂。均迷當局之途。乾坤自此不交。宇宙因而易位。况黃袍得於孤寡之手。社稷終歸鼠偷而赤縣陷于犬羊之群。山川遂染瘴氣。何意

意字宜
改做寺

天地山
海絕對
工且雄

桓之主大彰

濯濯之靈淮甸

龍飛天作帳。地作壇。

雄業隨地天而並。造北平

虎躍海為鐘。山為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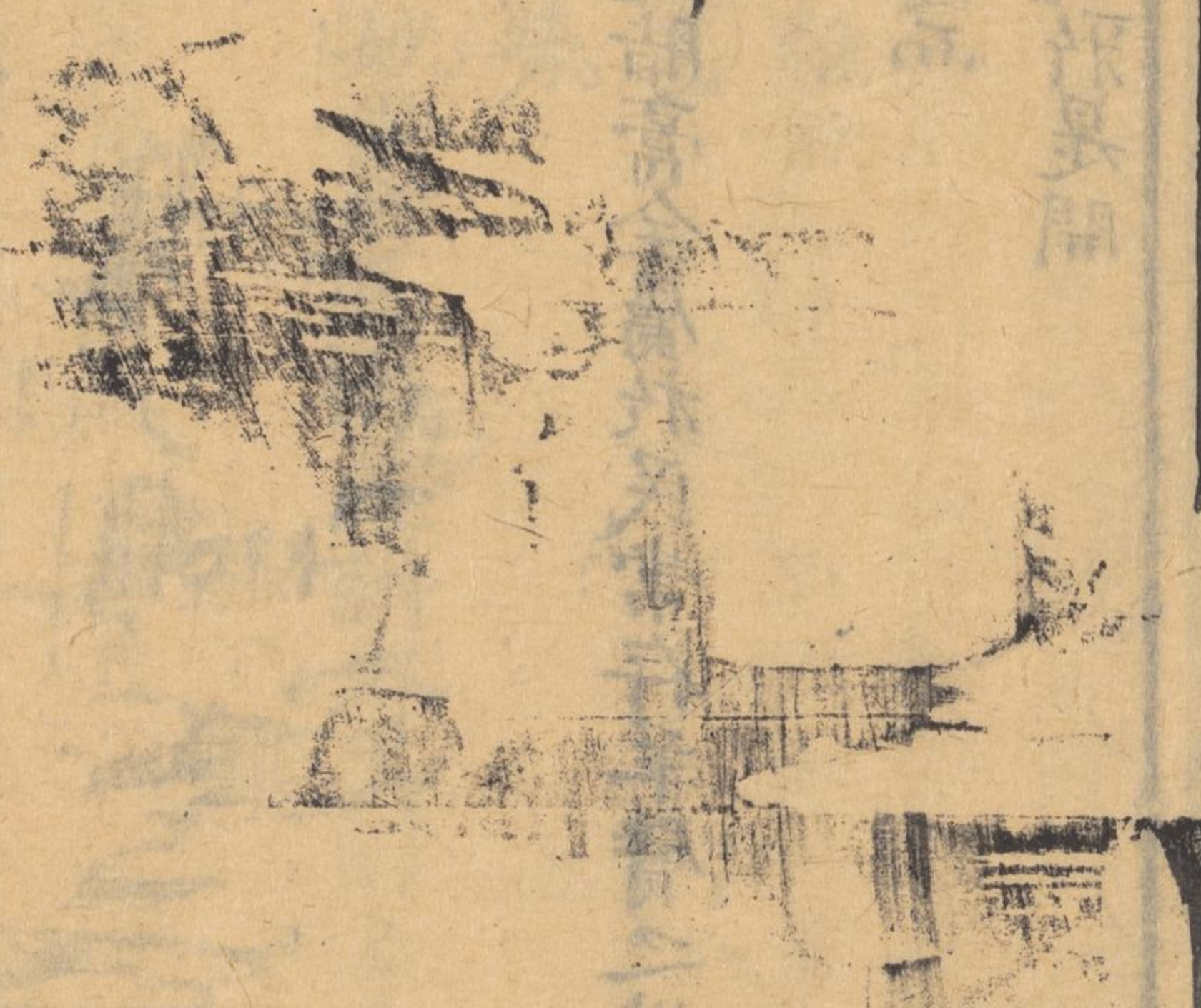
威名共山海而齊。標迨

聖聖續承靡非

葆大含龢之主即

心、默証同是

危明憂盛之圖



金椎畢世而常存。

玉境至今而益耀。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心懸九有

道奉三無

日月被躬人識異時堯舜

風雲應運治聯合志夔龍脂膏全屬於民常存羊臂之惜珠璧盡委諸

地何數雉頭之焚死

明之又明志每切于屯蹇而

聖且益聖道彌殷于泰交於是開

便殿而台股肱展

華箋而披心腹謂

二祖得金甌於疋馬血戰良難而

列聖調玉燭於淵蛭冰兢豈易

瑤函啓慶言屬櫛沐之勞

金管傳時字顯經綸之妙諧宮切徵鏗鏘入其

巧心吐霧含烟變化歸諸

研手章協于陽敷之九

心遊乎風雅之先然猶綴

王靈于篇端信是才高八斗抑且鞞銀鈎為副本直令紙貴三都彼燕

此物言

召賜諭

詞工意

此言述

先詩

列字有

此聯言

厚言

此聯言

厚言

此聯言

摹本語
工惜所
引皆人
臣事
賜下言
賜語工
遺諭

三城... 落泥梁句雖工而天已厭如涼生殿閣辭則麗而道何閑豈若詞涉
艱難會心摠成著蔡况兼義深寤寐開卷即切羨牆猶以贊化調元
亦秉鈞之要務必其獻可替否斯保
國之良謀各
賜九章共成一德紫泥色爛陋漢臣九華之榮玉軸生光鄙唐相一函
之賚淋漓
御墨似帶堆祭爐烟真切
天言如聞轟砰雷鼓恩從誼重喜與懼并臣等學陋牛毛筆慙麟角半生
已老徒蠹竹簡于窮年三接何榮幸後花磚于永日敢不益堅晚節
共矢貞心斬欲未萌請摩右尹之鋒刃進言良苦可備行冲之藥籠

房
天
表
內
之
冠
鳥
鳴
鹿
逐
聯
佳

各自効房魏之忠期上致唐虞之治伏願
心存馭朽
慮塵持盈牖戶安寧常切鳥鳴之苦河山底定無忘鹿逐之危則
一德續乎卷阿不啻梧桐之萋葦而
萬年贖于天保庶幾松栢之長丞臣士奇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三城... 卷八... 丁未年

註釋音義

琬琰 周宗器成王頌頌命陳之西序者蔡註圭也又燉煌紀年築伐岷山
 岷山二女；干築一曰琬一曰琰築燉煌之辨其名於茲華之玉苕屬
 琬華締結不遊藪鳴岡 麟鳳在郊藪詩鳳鳴矣于彼高岡 諸祥畢集
 屬琬締解也 漢文諸福之物可 風律雲呂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懈谷
 致之祥莫不畢至 律唯鳴六者為呂風雲叶於律 譚方日狄鞮北日譚而實通謂之譯周
 呂則如歌南風作雲門是也 重譯宋獻白雉 來賓 書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羽觴亡甲子
 成王紀越裳氏 觴而醉月 觴狀如鳥羽之飛韓子紂為長夜之飲因以失日問左右盡
 不知也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
 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吾 求笑誤烽烟 周幽王得妖女褒姒嬖之甚廢
 其危矣六辭以醉而不知 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 而無冠褒姒大笑未幾犬戎代王 舉火徵
 兵莫有至者犬戎 三尺劍芒 漢書高祖擊黠布為流矢所中問醫 曰病
 遂殺王於驪山下

在天雖虛高何 益○芒鋒也 竹絲宴衍 漢武帝立樂府造為詩賦絃次以合八音之調

樂又飲食術 九功籥舞 唐太宗幸慶善宮上生此村故宅也因與貴臣宴

名九功舞 花騎綺縱 唐明唐遊宴後宮舉動荒 河魁之柄 河天河斗身為

以斗為喻也 黃袍得孤寡手 五代之季周主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禁

探甲執兵直至寢所宣言策太尉為天子匡胤起被衣黃袍已加其身矣

如元師請平元將伯顏不許曰汝家天下得之孤寡寡婦亦失之孤兒寡

婦高何多言○孤謂周恭帝 鼠偷 叔孫通傳此特群盜鼠竊 桓武也詩商

時方七歲寡周世宗后也 天帳地氊 太祖微時嘗夜露宿民間製詩 海鐔

撥 又赫：厥聲濯 天帳地氊 四語其首語云天為羅帳地為氊 金椎 未

山 鐔 永樂八年 成祖親征北虜還駕次榆胡山勒銘曰翰海為 金椎 未

推字疑根字之誤蓋 玉鏡 西京雜記秦咸陽宮內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

金根天子之車也 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

心來則見腸胃五臟人有疾病在內掩心照之則知病所在又女子有邪

心來則見腸胃五臟人有疾病在內掩心照之則知病所在又女子有邪

心膽張心動高祖入秦悉封以待項籍取九有即九州奉三無禮記天無
之而東後不知所在尚書考靈曜秦失金鏡漢明帝為太子樂人為歌詩
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日月異時堯舜四章贊太子盛德其一曰日
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日月異時堯舜四章贊太子盛德其一曰日
重暉其二曰日月重輪又風雲應易雲從龍風從虎沿合夔龍龍集鳳池
日月為明乃國號也風雲應聖人作而萬物覩沿合夔龍龍集鳳池
羊臂惜臣曰何不取索上曰恐遂為例臂字未詳疑自撰珠璧唐太宗
受授瑩干山雉頭焚晉武帝初受魏禪吳尚末平太醫程據獻雜頭金甌
如金甌無一傷缺玉燭爾雅春青夏朱明秋白歲冬玄英淵蛸漢賦淵蛸
宮室深櫛沐莊子櫛其風沐疾雨狄仁傑傳文皇櫛風沐金管好書湘東王
華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諧宮切徵戰國策引商刻
者用銀管書之文章瞻逸者用班竹管書之獨得八斗我銀鈎書法鉄書
也八斗謝靈運嘗云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銀鈎書法鉄書
西翰銀鈎連又灑落若銀鈎晉時左思字太冲著蜀吳魏三
宋仁宗御書贊銀鈎相連賦專精彈力十餘乃成初出議者

多口持謂張華大稱賞又以謁皇甫謐為之序樊見于燕落泥梁資
詞由是初議者復爭譽之聲價沸騰都下傳寫紙為之貴燕落泥梁
通鑑濟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天已厭帝也涼生殿閣唐文
衡下獄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李固傳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獻可
製醞句人皆苦矣熱我愛夏日羨墻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見堯於羹獻可
長薰屈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李固傳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獻可
替否語出唐元稹傳又左傳君而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紫泥漢儀天
皆以武都漢臣九華之榮曹子建九華扇賦序昔吾先君侍桓帝時賜尚
紫泥封唐相一函之賚唐書蕭瑀傳武德元年瑀遷中書令帝委以樞筦瑀自
寶之故賜淋漓宋仁宗御書贊元璀璨又璀璨金碧層霄轟砰洪聲牛毛
黃金一函淋漓氣淋漓載沐神筆璀璨又璀璨金碧層霄轟砰洪聲牛毛
麟角南史學者如牛徒窮年進學解徒三接易晉康侯鳳錫馬花磚唐
殿中御史入朝立五花斬欲摩右尹之刃左傳楚圍徐以俱吳靈王次于
磚上以為貴見唐史補王其與我乎又曰鄭人貪賴許田而不戎與
吾今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又曰鄭人貪賴許田而不戎與
我君求之其與我乎則皆對曰與王曰我今大減陳蔡不美諸侯畏我乎

詞復明
朗整肅
亦佳聯
也同寅
協恭禱
冠結綬
各自對
洪君子
小人聯
落

罪名之朋黨動以株連始於漢之桓靈成於閹之甫節俊厨頤及當
世賢豪靡遺瓦解土崩宗國傾頽莫頤雖小人之奸代有而作備之
禍尤深馴至唐宗益尋覆轍痛茲白馬瞻彼黃流傷哉冤乎慘焉極
矣非無深計之臣事遠而莫然其計亦有敢言之士時危而且罪其
言自非

聖主肇興曷睹諸賢類聚茲蓋伏遇

○○○○

神明天授

仁孝性成

温恭與睿哲俱涵動華合德

晉聯精

忠有裨於社稷亦臣之明目張膽不虞禍或及於身家者也伏願
履道為輿

策賢成駟

體冰鑑之無心化有黨以還無黨

參天地而有信渙小朋以成大朋則

明良相遇莫

皇宋之祚於日升月恒而荃宰同心引慶曆之年於竹苞松茂美臣修無

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萬千斗

表進

呈以

聞

註釋音義

同心

書惟暨乃僚罔不

師濟

書百僚師之

又濟

有衆詩濟

多士

文王

側目

劉向傳皆則目於

霄

刑言行不通用

列子

宵人之

外

壬

也

蔡註包藏凶惡

涇渭

水名皆在秦中

涇濁

源平涼之

呀頭

山渭源

混

董猶二草名薰氣

香

猶有臭

秦交

易上乾下坤

為泰

乾下濟坤上行

天地

交而萬物道也

孤立

宋仁宗以張昇為

中丞

昇指切

時政

無所避忌

致位

侍從是為不孤

合陛

下之臣持祿養望者

多

都俞

唐虞君臣相然之

辭若于華則相不

赤心

謀國者少竊謂陛下

乃孤立

耳帝為感動

多

都俞

唐虞君臣相然之

辭若于華則相不

怡胃偕奠麗並極上下同流

樂善如登

虛懷不難止輦

求賢若渴

開誠何啻轉圜

更隆喜起之猷

每重臣隣之寄滿朝吐氣已見君子增光率屬同心會看太平有象

從旁睥睨者祇有謀身而深中傾陷者且將空國計必進朋黨之說

因以屏

黼扆之聰臣待罪諫院無補

樂善求
賢臨甚
得接法
正輦轉
園亦是
匪對

詩必二
字接得

三易九卦

疑宋

下三

句

備以旋
假臨難
未極工
轉却有
視今視

熙朝妄謂朋黨不必皆小人真偽自可觀君子虞庭十二不聞效驩堯
之比周室三千豈驟同商受之離德漢不鑒古徒以自剝其廬唐
復續亡豈料更深其禍歷選累朝治亂可備
昭代著龜敢撰論以敷陳敢拜函而進
獻錄不同於金鏡似得別賢祛邪之幾義無取於韋弦猶有憂盛危明
之慮上塵

眷覽勿訝何處得來。

俯采狂言實可執此以往儻以衆賢之顛直不妨面賜優容旋假羣小
為腹心因而柄或倒授則臣愚固不足惜將
國脉其誰與憑復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臣之援古証今惟冀

然之
載賡帝庸作歌阜陶乃賡載
寅恭書畢陶謨同寅協恭和衷也

冠結綬漢書王陽結綬貢禹冠已用
鹽梅書若作和羹兩惟鹽梅

大濟左傳以水濟
掎左傳晉人角之諸戎
聖白土
瑕瑜禮記君子以德於

不掎瑜左傳以水濟
望黃口左傳晉人角之諸戎
聖白土
瑕瑜禮記君子以德於

小成然中丞王拱辰之黨尤嫉之行塔蘇舜欽監進奉院循例祠神以伎
樂娛賓拱辰諷御史劾之坐是斥者皆知名士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舜欽

得罪行亦左傳蜂蠱有毒
三木范滂傳滂等坐鉤黨繫獄當

漢書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桓靈節漢桓帝時太學諸生郭太賈彪等三

人名曰株送徒是謂株連
桓靈節萬餘人一時翕然滅否相尚宦官甚

姪李膺使妖人張成弟子牢修上書誣告膺等養遊士結生徒共為部黨
誹訕朝廷疑亂世俗天子震怒詔下郡國逮捕黨人收繫膺等凡二百餘人

於黃門北寺獄踰年始放出放歸田里禁錮終身而標榜愈熾於是有一
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尉之號靈帝立宦官曹節王甫等既殺陳蕃竇武益仇

清議之士請帝復治
後尉顧及李膺杜密王暢等為八顧言能以德行引

鈞黨死者凡百餘人

也張儉等為八及言能導人追宗也度尚等為八厨言能以財救
人也至竇武陳蕃劉琳則謂其為一世所宗而號之曰三君
解陳勝一呼天下響應而秦遂亡是謂土崩吳楚七
國反無尺寸功而皆就禽戮是謂瓦解徐樂傳
之說其後牛僧孺李德裕白馬黃流唐昭宗欲朱全忠將篡唐用柳燦及
構黨相攻黨數世不解漢文帝每朝即從官若渴魏徵傳求
初振屢舉進士不第深嫉縉紳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殺之
忠之黃河使為濁流全止輦漢文帝每朝即從官若渴魏徵傳求
善若不及從喜起書帝庸作歌曰朕喜其言若渴魏徵傳求
諫如轉圜喜起書帝庸作歌曰朕喜其言若渴魏徵傳求
君臣皆與有責謂稱直者諸臣皆當自效焉率屬書云卿分職
而舜則有責於臣之鄰者蓋左右前後之輔臣亦有治則近之耳
象牛唐文宗謂宰相曰愚以為太平無象惟庶事適治則近之耳
倪黼康以斧文故亦謂之義補虞十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共工驩兜二人周三千萬心周有臣億萬惟億商受離德離心
比周相與為黨

臣十人同剝膚易君子得與小人剝金鏡唐玄宗千秋節羣臣皆獻寶
心同德剝膚易君子得與小人剝金鏡唐玄宗千秋節羣臣皆獻寶
彭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韋弦韓子西門豹性急故
書五卷名為千秋金鑑錄上之帝賜書褒美
何處得來如仇帝獨獎其敢言謂侍臣曰如歐陽修者
何處得來如仇帝獨獎其敢言謂侍臣曰如歐陽修者
醜者忘怨水鑑無私猶以免諺况大人君子懷樂水鑑魏晉陽秋水至平而
生之心而刑加乎自犯之罪天下有不服者乎小朋大朋易漢六四本
以成日升月恒詩如日之升如月之恒恒也莖也出離騷竹芭松茂詩如
大羣如松茂矣
美亦茂之義
聖亞輦臉睥瞻

二五... 卷之五

此圖為《三才圖會》卷之八中的一部分，內容涉及天文、地理、曆法等知識。圖中文字排列整齊，字體清晰，但由於圖中文字較小且密集，具體內容難以逐字辨認。圖中可見一些關鍵詞如“天”、“地”、“人”等，以及相關的圖解說明。

○問一代之元氣元氣無形而國之靈長實由之淮南子曰虛廓生宇

宙宇宙生元氣言自生也乃漢唐諸儒有謂王正則元氣和順者有謂

王者則天因時宜助順元氣者有謂安人則陰陽和天地平元氣正者

將無調燮培養之舉人實操歟周之興也論者謂太和在成周間而箕

子陳範一一責成人事何歟自周以來世運遙為盛衰氣亦遞為聚散

此其槩可詳言歟 國家再闢乾坤元氣網緼如混沌初剖 列聖

相承累洽重熙至我 孝皇培以仁厚 肅皇振以英武二百年

采神完形固稱盛矣 皇上紹天闡繹三十五年于茲威稜遠浥叛

者誅貳者懷而 孝奉 慈闈坤純比壽蚤正 儲位麟趾載歌

德福兼隆天人協應太和元氣直躡成周可得而揚厲歟願聖哲不以

三才圖會卷之八

議論猶
之諸公
而薛采
獨勝

豐亨忘日中忠蓋不以治安廢逆耳蘇子有云飲食起居無以異人乃
倉扁望而卻走豈氣既無形其所侵削或未易見歟諸士儻有極慮可
佐調養者乎願盡摠之執事者將藉為忠讜焉

萬曆丁未科進士錢文薦

嘗論國家元氣如人一身元氣有虛實而後身體有強弱今夫農人子戴
茅蒲衣襪日暴其身于凄風苦雨烈日嚴霜之中而精神血脉不為之
傷若貴人子非佳冶弗以御也非芬香弗以奉也暑雨未至翠蓋禦之風
寒未襲錦帳圍之彼所以養其身者非不備矣而一遇罅隙則疾沴乘之
是其故何也則元氣有虛實也故農人子有終身不近梁肉者而矯如
故貴人子有終身不離藥餌者而奄如故是知勞筋苦骨似斷削而反

閒話
粧點得
好

以得調護沉酣養似調護而反以得斷削則培植元氣之道信可思已
鴻烈有言太虛生宇宙宇宙生元氣夫元氣既已生於宇宙將聽其自
感自衰而於人事之培植無與乎夫天有二氣人有喜怒哀樂天有五行
人有視聽貌言思王者法天以役事故景風布則主慶賞肅霜降則舉殺
伐辰角見則舉工作天地閉則舉蒐苗出火納火必于四季歲冰啓水必
於陽月其君若相無時不以調燮為務故天清澈地富溫蟄蟲昭蘇區萌
畢達卵胎不殯殞則宇宙之太和歸焉耳人見成周少年卜世再過其曆
而不知文武成康所以培植其元氣蘊隆穹崇而未有極故議者謂太和
在成周宇宙間信非虛也我國家乘乾定鼎舉腥穢之天下而一掃
清之元氣氤氳此其始闢列聖相承重熙累洽蓋至於今而稱盛極

粉點有
情有態
巧手也
好在
好全在
四救段

矣即邇者統萬城摧樂浪波靜叢篁深箐之穴蕩滌無遺而猶且閭壽
坤齊麟祥世載諸福之物布護流行而不韞韜豈不超成周萬一哉而
執事猶抱日中之慮者何也得無謂今之元氣外若有餘內若不足無病
形有病實乎則愚請始終以人身喻自仙仗久虛玉座塵掩中外寮案
想望太乙紫薇閣而不可得其形狀此其病為否萬一印也而乍弄旋復
利一禱也而始愛終復敬士大夫留滯都門者日夜抱桂珠之嘆而未已
也此其病為結轡竭澤則無魚焚林則無獸民至於有今無儲而戴金貂
司權會者猶日剔其心膏膾髓以供九重之愉快此其病為焦枯天潢激
其挺走羽流恣其猖獗而譁於楚橫于滇長此衝決于何底極此其病為
症冲陽侯之波隨塞阻决随通随滯壁馬金錢與尾閭而同歸于盡此其

不火但
師却乃

病為餐泄虜於我何親而歲輸數十萬媚之遂以金縷為干羽乎萬一稽
山之伏發好水之盟敗吾不審何以待之矣此其病為癥瘕夫有病形無
病實其治易無病形有病實其治難今有人于此食息起居無以異於常
人而其脉絡厥逆神將遠徙此扁鵲所望而走也則欲調攝其元氣者操
何方而後可夫元氣弱勢不得復議伐須以膏梁之味補之元氣弱則邪
氣必強勢又不得亟議補須以清涼之劑和之酌情法而妙其施配文武
而善其用是在醫國者矣

註釋音義

戴茅蒲衣襪國語首戴茅蒲身衣襪襪雷體金足暴其髮 沴水不利也
喜怒哀樂喜樂屬陽怒哀屬陰 視聽貌言思貌澤屬水言揚屬火
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

屬土景風也言陽氣盛大也

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子則有刑賞以春秋刑以秋冬象天道也

見禮記月令辰角見舉工役

星名朝見東方乃建天地閉氣成收也

旅遂以蒐仲夏教養舍遂以蒐仲秋教治兵遂以蒐仲冬教大閱遂以狩

正以四出納火必四季

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

初昏建卯四陽之月也

二月之日鑿冰冲三之日是為二月

生陽雖長而未盛至寅月則三陽長而盛矣

水變亦和之義書焜也

肅霜詩九月慶賞殺伐

胡傳立天之道曰陰

居春夏以養育

居秋冬以肅殺為事

所以養育

所以養育

所以養育

所以養育

所以養育

所以養育

所以養育

出昭蘇者如暗而區萌畢達

得明死而復生也

不殞殞樂記胎生者不殞而卵生者不殞也

或問大和曰其蘊隆穹崇

在唐虞成周乎

四叢篁深箐

郡應地麟祥

無疆

有事對仗宣奏唐詩王塔

常居也晉天文志紫宮垣一名否

紫微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

爵刻印不忍授也

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頓一笑今桂玉

獸 呂覽竭澤而魚明年無復有魚無儲晉書劉毅家無擔石金貂即貂璫
 中常侍官參用士人銀璫左貂至後漢悉用奄騰餘天潢魏王固表號汝
 人其後委任日重皆金璫右貂兼卿寺之職騰也天潢天潢○即天河
 比分派自帝為銚走德則其鹿也銚而走險急何能擇
 言為狂之惡犬也○滇滇雲南古症疝病名陽侯水壁馬漢武帝時河決瓠子
 子乃發卒數萬塞瓠子決而尾問海水所洩處又名金縷賈誼疏曰奴侵
 自華決河沉白馬玉璧以禱于羽虞書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稽山伏
 繁絲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于羽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稽山伏
 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于羽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稽山伏
 漢李陵傳陵軍至沒稽出好水盟宋仁宗時元昊以夏地叛數寇邊忽遣
 與單于值為所困敗遂降好水盟人議和于延州韓琦聞曰無約而請和
 者謀也遂自將行邊總管任瘕瘕病也扁鵲望而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
 福遇冠于好水川戰敗而死瘕瘕病也扁鵲望而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
 將深桓侯不聽一日望見桓侯而退走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居膝理湯
 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鐵石所及也在腸胃酒醪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
 無柔之何今在骨髓矣後五日桓侯遂死○襍襍二音輻輻音贖贖音信信音制制音瘕瘕音
 侯病已扁鵲則已亡去桓侯遂死○襍襍二音輻輻音贖贖音信信音制制音瘕瘕音

問傳言以古為監可見興亡然監遠無如監近故殷監夏周監殷賈山借

秦以喻漢玄成援隋以誠唐所從來矣我國家接胡元之敝監不在

遠太祖高皇帝嘗與侍臣推勝國覆轍所由一言蔽之曰廢弛故

懃之愆力振頽風二百年來神靈震疊如一日其指要有可窺

測欵通者承平久杞人過計或謂明作功少苟且政多漸且入廢弛弊

所由來與勝國將無同欵否欵夫高皇帝殫精盡制以懲之至於

今乃玩日愒月以踵之其咎安在書言熙載者咨宅揆詩戒宣猷先慎

考相豈樞軸之地承元首而康庶事者尤當任其責歟夫惟任然後可

責昔人謂任之以禮乃可責之如法又謂任一人則政專任多人則相

倚果有當歟或謂國有任臣則治有重臣則危或謂重臣不可無權臣

倚果有當歟或謂國有任臣則治有重臣則危或謂重臣不可無權臣

不可有夫諱權諱重而可言任歟弗專任而可獨責歟弗專任而廢弛
之弊將無相推目諉而靡所屆歟今歎鑒勝國所以失原 國家所以
得任人以奮起事功將何所衷而可

萬曆丁未會試會元施鳳來

首喻相
職必不

可緩
冒亦脫

不可廢
謂君廢

謂君廢
謂君廢

自得
自得

語有之。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挈裘者左。右操。裘敝不能舉。提其領。屈五
指而頓之。猶承蜩也。治天下者。何以異善射挈裘者哉。有必不可弛之君
網。弛之無以勵精明。而天下有頽然之象。有必不可廢之相職。廢之無以
責率作。而天下無聳然之心。善治者。身為洛殷鑒。夏而又人為兼聽並翼。
斯不勞而治之術也。粵稽賈山借秦喻漢。成援隋誠。唐夫當漢唐盛際。
尉侯萬里。胡越一家。不稱功讚德。鯁人引覆轍。規清時不幾迂乎。蓋人情

自得
叙祖宗
率作臣

此叙今
日不任
相臣之
弊
軟款中
自有媚
態

之所溺。意快志天下之危機。禍本往。伏焉以故。戒復隍。傲衣衾。庸主忽
焉以為無足慮。而聖主焦心竦志而從之也。善乎哉。高皇帝之鑒勝
國也。既以金戈尺劍之雄。與徐常胡李共勦大業。復以息馬論道之年。與
劉宋陶王爰謨太平。蓋其早朝晏罷。引諸臣商幾務。析經史。抑何孜孜不
皇也。聖祖所圖者大。故不為安於玩愒。而兼以作群臣勵翼之思。所
執者要。故不下侵乎臣職。而直以轉如天獨運之妙。於都苑后王。可以法
矣。今者承平日久。苟且弊生。豈臣皆惰窳。甘蹈伐檀之刺。鮮濡鷄之憂哉。
抑有以掣其肘。扼其吭。而不得任也。畫重宅揆。詩謹考相。乃今樞軸之地。
政本之司。屢推而不補。孤子而僅存。置之若可任。若不可任之間。夫大臣
小臣之率也。天下之標也。又况天下萬幾。無窮襍沓。即口給對。耳給辨。手

君相同地精語

復示任相之效

其媚想知希

給裁能一人任乎。即能之。君且代之。庖越之俎。而能以不任。乎。夫然。君與相同地。相且有所辭而推諉矣。轉屬而下。胡獨不然。一事也。互飾体面。而不必責其成。一事也。而相擔閣。而不必究其弊。大臣以不得自任而不責小臣。小臣以首鼠觀望而不必稟成於大臣。大小偷安。日復一日。天下事尚可言乎。故今之計在。皇上急重端揆之選。以責之任。而無為狹。疑以重其諉。昔者管仲善制割。胥無善縫。隄朋善緣。衣成而桓公服之。天下不以為三子之功。而曰桓公之服之美。由斯以觀。况有天下者哉。惟是吾與大臣以重。而彼又不任。然後責曰。吾未嘗掣爾肘。爾安得燮理無狀。吾與大臣以權。而彼終不任。然後責曰。吾未嘗扼爾吭。爾安得亮工不率。子請臣有所振刷。而小臣念以鱗次修職。天下明作之功可收。而高

皇帝神靈震疊之用不萬世一日哉

註釋音義

决拾

决以象骨為之。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開心。播承。蜩。莊子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拾也。○蜩。蟬也。

力四

方。汝翼。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唐書。魏徵傳。太宗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賈

山借秦喻漢

漢文帝時。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皆借秦為喻。畧

于天下

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侈乎驪山。使其後世曾不遵

顯藏冢而託

葬焉。又亡。養老之禮。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誹謗者。退。直

諫者。僂天下已

云。成。援。隋。誡。唐。者。不。勝。載。茲。載。其。數。語。最。較。切。者。如。云。鑿

潰而莫之告也

玄。成。援。隋。誡。唐。者。不。勝。載。茲。載。其。數。語。最。較。切。者。如。云。鑿

形之美惡必就

止。水。鑿。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鑒

則存亡治亂可得

而知矣。又云。隋有天下三十餘年。一旦舉而奔之。彼湯

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也。若能監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者。不然。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與。亂。同。

道而能以身名尉侯萬里一尉西北一侯東海右渠搜前番隅後陶塗東南

令終者鮮矣胡越一家唐太宗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

古所未魚魚猶言復隍易泰上六城復于隍○復讀曰覆隍衣初又既濟

有也塞身之罅○衣初所城下坑即池也○復讀曰覆隍衣初又既濟

世以塞身之罅○衣初所城下坑即池也○復讀曰覆隍衣初又既濟

公謚武壯配享太廟位武配享太廟位武配享太廟位武配享太廟位

廟位武壯配享太廟位武配享太廟位武配享太廟位武配享太廟位

德問追贈太師謚文成宋大號建官至翰林院學士承旨黃太子贊善

卒正德間陶授元帥府令直隸當塗人○太祖渡江攻太平安首出迎初

王名禕字子充浙江義烏人金陵定鼎初聘起

侍制奉使雲南不屈為所害正統間追贈翰林學士謚忠文

圖大執

要范祖禹鑑斷君人者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

所戰者玩惕左傳主民玩歲而愒勵翼書肅明勵翼○如天獨運上都美

竊也代檀詩魏國風篇名有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兮不濡鵲詩曹

候人篇其二章云維鵜在梁不擊肘新序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

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擊肘請借善書者二人君子之至單父使

書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書者患之辭歸以告君曰曰子賤苦扼吭劉

吾擾之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毋得擅徵數單父曰子賤苦扼吭劉

傳夫與人闔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宅揆書有能奮厲熙帝之載使

勝也今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宅揆書有能奮厲熙帝之載使

理百事相考相詩考慎其相口耳手給穆之為左射居守穆之內摠朝

政外供軍旅目覽詞訟手各箋書耳行代庖越俎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

聽受口並應酌不相參涉悉皆瞻奉新序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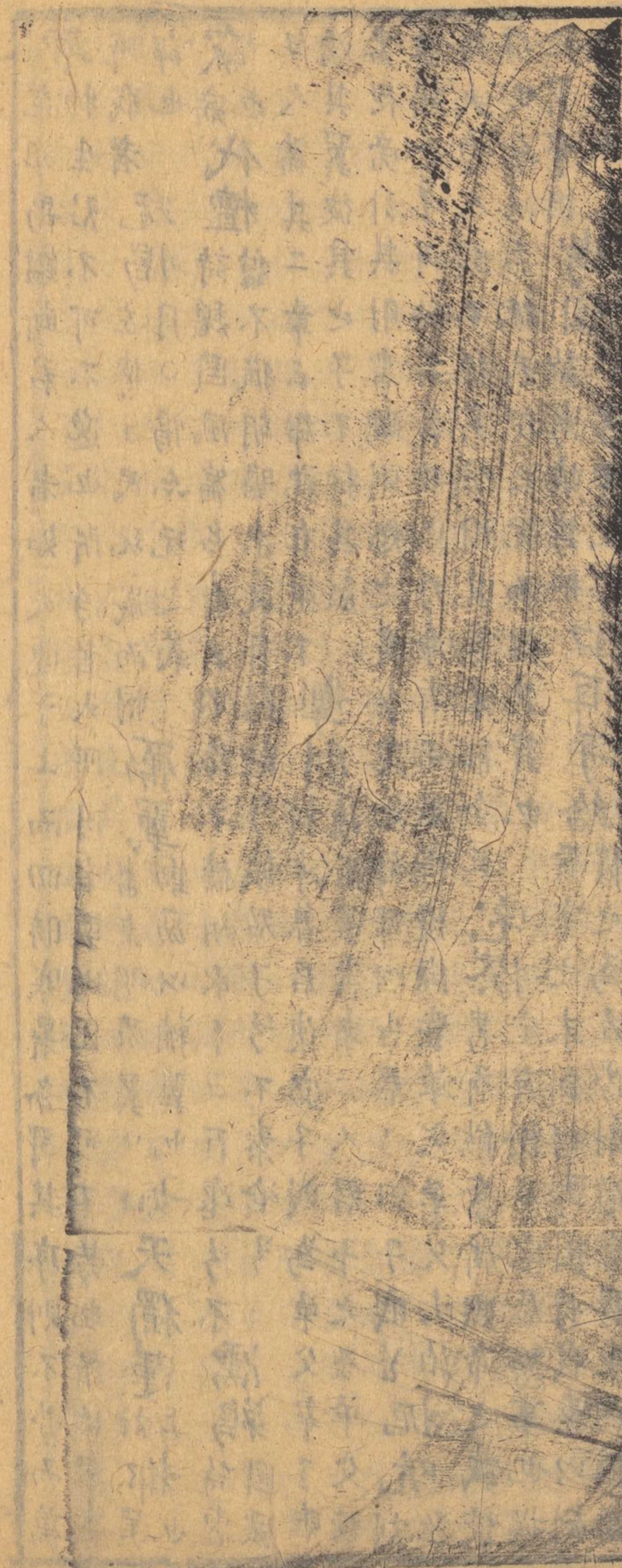
首鼠端注謂一前一却也桓公服美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

其臣之力乎對曰管仲善制割限朋善削縫賓頂无善純緣桓公知衣而

已去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警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隱朋煎熬之

宿須无齊和之美以熟矣奉而准之
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也君之力也
詩莫不震疊
驚動而悚快也
亮諒同信也
明作書明作有功
震疊

心撮錙錘
條思又
音颯并字
古創
揭開叶
窳與
鷄提
掣御元抗



問傳言以古為監可見興亡然監遠無如監近故殷監夏周監殷賈山

秦以喻漢玄成援隋以誡唐所從來矣我國家接胡元之敝監不

遠太祖高皇帝嘗與侍臣推勝國覆轍所由一言蔽之曰廢弛故

慙之總之乃振頽風二百年來神靈振疊如一日其指要有可窺

測欵迹者承平火杞人過計或謂明作功少多且政多漸且入廢弛弊

所由來與勝國將無同欵否欵天高皇帝殫精盡制以懲之至於

今乃玩日愒月以踵之其咎安在書言熙載首咨宅揆詩戒宣猷先慎

考相豈樞軸之地承元首而康庶事者尤當任其責欵夫惟任然後可

責昔人謂任之以禮乃可責之如法又謂任一人則政專任多人則相

倚果有當欵或謂國有任臣則治有重臣則危或謂重臣不可無權臣

不可有夫諱權諱重而可言任歟弗專任而可獨責歟弗專責而廢弛
之弊將無相推相諉而靡所屆歟今欲鑒勝國所以失原國家所以
得任人以奮起事功將何所秉而可

萬曆丁未會試會魁王一中

國家之所為玩而不振者明作之功微也而事机之所為操而有要者任
人之效大也苟不鑒其積廢之形而日聽其玩愒則廢弛之餘漸至决裂
而土崩瓦解之患生苟不得夫委任之法而有意摠掣則操切之餘又還
歸廢弛而推諉竭冗之弊又啟故夫弛之不如操之之急也而獨專之又
不如分任之之要也上下千古非由此途分治亂者幾傳言鑒古可知興
亡然賈山取喻於秦皇玄成垂誠於隋煬謂夫鑒古不若近事之詳而

非置有
條理
明雅
與意
令人
目與
墨策
佳者

親切
不弱

廢事有
官四
後雅

兩不在
兩在語
掉而醒

弊補偏直可因時彷彿而為之計也我朝迅掃胡元混一區宇其三國
規模直遠駕三代近邁漢唐區區勝國之弊宜無足鑒而太祖高皇
帝嘗與侍臣推究覆轍蔽之廢弛非夫鑒其失可觀其得哉故一洗頽風
與之更始而要其時衆建百僚各司其事以秉執付之部府以補察歸之
臺諫官各有事不稱侵焉事各有官不稱曠焉上以此責成而有提綱挈
領之規下以此營職而無廢閣代庖之漸二百年來神靈震盪非如
一日或乃至今日則有可虞者一事也而昔之所存今之所廢即等
事也而名之所存寔之所廢廟堂虛調燮之功百職乏分猷之美今
試按故府之藏核當今之務有一不歸於廢者哉而吾以為此其責不在
事在無任事者又其失不在人在無任人者今振聳充庭非乏人也而人

下十六

語之
非二
醒誰
更醒
語

而醒
而喻
後

之望官如農之望歲三事九列非之人也。而官之待者如女之待年視其庭閭其無人非一官之署也。印纒之緩若者非一職之掌也。恠其權或并恠其官既以闕職而廢即有其官又兼領其職又以交驚而廢夫此叢脞而嘆寢格者誰非皇上之事躡次而嘆積薪者誰非皇上之人誠股肱任之彼將股肱自為也。耳目寄之彼將耳目自為也。奈何哉。令事受其不足之形而人虛有餘之用哉。乃書重宅揆詩先考相則尤所稱至要者蓋與驥競走則如駕之逸也。此任人之說也。使百人荷瓢不如一人負之而趨也。此獨任之說也。今誠先之輔相而與之共番功將責有所承而柄無所護矣。因任相以公之諸有司將責各有承而事各無所護矣。以近揚祖烈而遠邁明良之盛收庶績之康者將於是乎在區。

補救之術云乎哉

註釋音義

明作書明作有功敷大成。明玩愒左傳主民玩歲而愒月其土崩瓦解。徐樂傳秦之末世陳涉起窮巷編袒大呼天下後風不替月而亡秦族。解此之謂土崩吳楚齊趙七國皆稱萬乘之君謀為大逆不能西攘尺十身為禽于中原。即闕漢書註下也。鑒古知興亡魏徵傳以銅為鑑可知正此之謂瓦解。此則借之義。賈山喻秦皇漢文帝時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皆替以人為鑒。賈山喻秦皇借秦為喻如云秦為阿房之殿使其後曾不得可明得失。賈山喻秦皇天下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蔡乎驪山為侈已極使其後世曾不遵壘蔽冢而託葬焉。又亡養老之禮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誹謗者退直玄成誠隋煬。玄成魏徵字按徵傳內諸疏諫者僂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玄成誠隋煬。玄成魏徵字按徵傳內諸疏其數語最較切者如云鑒形之美惡必就止水鑒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矣。存亡之所在。節嗜欲省游畋息靡麗器不急慎偏听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又云隋有天下三十餘年一旦舉而弃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也。若能監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室衣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勝者不然人不見德而焚後是閭與亂同道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勝

國按鄒衍始終五德之運凡王者代興或金或木必有所旺之德此廢閣
 晉書東代庖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爨理也
 驚動而振鷺詩振鷺于飛于彼西維有客戾止亦有斯
 之望歲也賦客之容貌修整而此以飛鷺也
 以待時三事
 又闕其戶漢書官官石顯傳元帝以顯為中書令委以改貴幸
 石邪五鹿客邪何
 邪言其兼官據勢也若
 扶為小吏已弘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尊用過之黜心不宅揆
 無少望言于武帝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宅揆
 載使宅百揆宅居揆事
 也揆理百事相之任也
 車上而任則驥不勝人
 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眾善皆竭能矣
 策百人輿而趨不如一人考相
 持而走百人輿而趨不如一人考相

○問素位而行一言恬與修談焉然不始中庸也易之艮與履有之其說可

相通歟載籍所稱有謂不技不求者知止知足者宇宙內事皆分內事
 者為之自我當如是者與行素之旨亦有合歟古之人或托跡耕釣或
 雅意竹帛或為人排難不受封爵或未離諸生輒憂先天下或宦成身
 退或鞠躬盡瘁迨操異矣風猷爛焉豈亦各行其素歟世之衰也虐無
 唱而鮮勵修標榜勝而鮮養恬又其衰也伊周管葛汲汲如狂望空署
 白勤恪為笑有去國十年風俗大變有兢相宴樂百職皆廢夫所藉君
 子者裨躬肩世耳營營泄泄天下何賴焉且何以自立也我國家崇
 獎士行課勵官方人抱無名之璞家履不朽之勳蓋彬彬矣頃年以來
 不無少變所以挽江河之流何術而可如昔之覈名實黜浮薄抑奔競

好規矩
好辭藻

好點撥
而機軸
旋轉直
若及士
走凡佳
策也

亦有當否歟善治病者在察其原今受病之原抑不專在下歟多士茅
茹拔矣養恬勵修正在今日故願切磋商究之

萬曆丁未會試進士錢文薦

後初場
善物

蓋子思氏論君子而歸之素位乃曾子引易辭以訓人亦曰君子思不出
其位思不出位良其背之謂也夫五官有用獨背無用良其背則身且不
獲而何懂之足云然而維繫五臟輪輸百骸皆屬之背故曰盜於背無
用而實有用良之妙于止也君子之思而止于位則目前職業有終身
勉而猶未足者何暇萌出位之願哉故位在而思在帝車侯服亦謚機也
位在而思不在漁樵耕牧亦炎機也位不必用亦不必不用苟其歸於行
素而已則莘野可耕也幣聘亦可受也玉璜可釣也後車亦可載也奚必

小攝齊
密二疏
武侯時
語更竟
自然都
門營中
點撥得
好

如此為恬修如彼為恪職哉伊呂而後出處之義睽潛見之幾晦然亦有
用而藏於不用不用而妙于用者彼處危城而心存排難者仲連耶然而
東海高蹈則清風可表矣彼困諸生而志切先憂者希文耶然而天章呂
對則先資可副矣師傅之職方崇而二疏何以遽解組至今想都門之供
帳而猶令人企慕也炎劉之燼幾息而武侯何以猶鞠躬至今仰營中之
隕星而猶令人慨嘆也彼其踪跡不同志趨互異而要其亭、物外之操
與隱、寰中之念不有曠世相符合者哉則雖謂之各行其素可也一變
而為王何之揮塵曠然自托於老莊再變而為任文之趨熖憫然自居於
伊葛而不知王綱撓於拱默國步壞於喧囂故擬罪者甚之桀紂懲奸者
投之裔夷誠嫉之也彼其煽無檢為通指如狂為聖小人何知亂而不痛

此斷更
精警
到處點
撥有情
致

奇技有
不爲華
反巖矣

轉相傲尤寧。足通責。獨惜夫謝傅之風流而不免以絲竹蒙誚。柳州之文采而不免以黨附貽譏。令人覩新亭對南池而愴乎有遺恨也。今天下士大夫氣習大率類此。遇政事則獎清淨而笑勤恪。遇功名則喜援繫而鄙孤睽。心不思善惡。而口不掛減否。則東晉清曠之風也。而于理道何裨也。內不勝其羨沸。而外又益以勞薪。則末唐奔競之俗也。而於名節何關也。彼其視天下國家事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置。喜愠於懷。惟是遊賞以惰其肢。酒殺以濁其慮。竿牘以借其資。徑實以賈其勇。山林也而炎熾。則不用而志喪於用。廊廟也而陸沉。則用而弊甚于不用。其於君子良身之義何居。而又何素位之足云。夫士之入於世味也。猶素之入於染也。三入而纁。五入而緞。七入而緇。九入而紫。至於紫。非特敗素。魚亦奪朱。乃

敗素齊紫。十倍賈之。時人之目盲乎哉。夫敗紫則見悅於時人。奪朱則見惡於聖人。士君子柰何取時人之悅。而貽聖人之惡也。

註釋音義

良背 易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良止也。良其。後爾思。以所朋從為思。而。玉璜釣。尚書中侯太公即。命呂佐之。報古齊。不于其感者。所謂。也。王璜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之。語而說之。

後車載。命後車載之。以歸。立以為師。至武王。卒用其謀。克商。而有天下。仲連。秦破趙軍。長平。遂圍邯鄲。魏王使新垣衍間入邯鄲。說趙王共尊秦。吾將使梁及燕。助趙。語奇。中。新垣衍。拜謝曰。吾不敢復言。帝秦之不可且云。

為却軍。五十里。已信陵君救。至圍解。平原君欲封連。辭使三往。終不受。平原君乃置酒。千金為壽。連曰。所貴天下士。為人排患。解紛。亂而無。取也。商賈之事。連不忍為。遂辭去。後齊田單。援聊城。連之力也。欲爵之。連。逆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希文。宋范仲淹。名以字行。仲淹為諸生。即以。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

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希文。宋范仲淹。名以字行。仲淹為諸生。即以。

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希文。宋范仲淹。名以字行。仲淹為諸生。即以。

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希文。宋范仲淹。名以字行。仲淹為諸生。即以。

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希文。宋范仲淹。名以字行。仲淹為諸生。即以。

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希文。宋范仲淹。名以字行。仲淹為諸生。即以。

天下之樂而樂其所志然也仁宗擢參知政事開天章閣引入對給筆札俾條陳所欲為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咸經役天先資禮記事君先資其言拜子方信嚮仲淹悉行未幾以謫去位尋卒先資自獻其身以成其信○相見之初必蕭二疏漢宣帝時太子太傅疏廣謂其兄子少傅受曰吾聞言以通其蘊是俱上疏乞骸骨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餼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咨嗟息曰賢哉二大夫也後有後悔于是俱上疏乞骸骨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餼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咨嗟息曰賢哉二大夫也南軍中時有大亭物外霞外註亭高聳貌寰宇畧同王何魏之季星嚮營中隕焉弼之徒首以清談競起門戶斥六經為聖人糟粕定一尊惟虛無天下為拂俗謂之拂任文唐時王任王叔文皆侍順宗于塵談者持之尾長用以揮動以資雅致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為死友士欲速進者亦皆附之已順宗即位有疾任叔文皆為翰林學士用事庶事先下翰林裁決然後宣中書執誼承而行之泰宗元禹錫等采聽謀議汲汲如狂常互相推獎間然自得以為伊周管葛復生尋謫嶺表

死罪甚桀紂 晉范甯好儒學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謂曠之遺風餘俗至今為愚桀紂繼暴一時適足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因下

大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累代之禍重自喪之禍小迷眾之罪

投商夷 謂臣文遠請也左傳如狂前謝傅絲竹律其功之慘不廢絲竹

士大夫效之 柳州 柳州刺史卒於官所 新亭 東晉都建康新亭

遂以成俗 柳州 柳州刺史卒於官所 新亭 東晉都建康新亭

勝地也晉時士大夫常遊宴于此今建康為南池 在永州柳宗元遊宴

京應天府新亭在府之南約出南門十餘里許 南池 在永州柳宗元遊宴

在下浮空泛景蕩着無外橫碧落以中 沸羨 王任傳當其黨盛門若沸

貫凌太虛而徑度誠遊觀之佳麗者 沸羨 王任傳當其黨盛門若沸

新晉武帝賜前勛食進飯勛曰此竿後竹筍也 借資 說難論其所愛則

憎則以賈勇 賈勇 賈買與賣之通稱左 陸沉 出莊子謂當三八五八七入

為嘗已 賈勇 賈買與賣之通稱左 陸沉 出莊子謂當三八五八七入

工九入為紫 詳齊紫敗素 韓子 塵 主 匠 匠

問子言君子可大受不可小知小人可小知不可大受非欲合君子小人
並用之歟乃易泰取包荒而師戒勿用世儒或謂君子小人若陰陽不
可相無或謂若冰炭不可並立何於仲尼之說不盡合歟且古有元聖
而多材多執有一德而克勤小物大小不既兼乎有數馬稱慎而居大
位無所匡救有酌水明志任方隅而封疆失守有秋霜比質守北海而
政散民流有風流沉整帥陳濤而輿尸敗北其人類君子也寧堪大受
歟有典護軍而蒙垢而能傳會安劉有尉通泉而扞網而克翼贊先天
有馳騁進取而著聲烏府有丐貸無節而立功郅支其人類小人也寧
局小知歟又有清約承家人謂其有祖懷慎風節抗疏偽朝時賢或擬
之文若及至一用並裊人國家此於大受小知將何施用歟抑仲尼既

欲兼用大小乃攝政三日不能容一聞人與在位七十載不去四凶者
又何懸也各有說歟願相與覆意之

用人

兼曆丁未會試會魁陳騰鳳

國家翊太平襄上理者非才奚藉哉願有全才有偏才有真才有似才天下全才少而偏才多真才少而似才多必持一求備之心以苛繩天下士則合抱以寸朽遺連城以微瑕棄于是乎有佚才之患而治廢必持一旁搜之說以泛收天下之才則碣砩或以亂玉魚目或以溷珠於是乎有匪才之患而治亦廢故用其偏而合之可以成全去其似而真者得以自見用是羣策畢舉而宇宙無廢業焉仲尼謂君子可大受不可小知小人可小知不可大受夫非欲合君子小人而並用之歟凡物尺有所短寸有所

此段偏
全無一
語不委

眉秀明

長銅不可為釜。筐不可持屋。馬不可引重。牛不可追速。如必厚責人以聖賢。嚴督人以不肖。則元聖而兼才藝懋德而勤小物者。世不數；見而用才不幾窮耶。故大而無當于大。而數馬稱慎者。乏大位之匡言。酌水明志者。失封疆之守禦。秋霜比質。守北海而無功。風流沉整。帥陳陶而敗績。然則號稱君子者。可緊收乎哉。小而局于小。而護軍蒙垢者。能附會于安劉。通泉扞網者。克翊贊夫先天。著聲烏府。乃馳騁進取之人。立功郵支。即丐貸無節之輩。然則號稱小人者。可緊棄乎哉。摠之酌品而授。量質而官。俾負奇抱瑰者。得獻其長。而微能薄枝之流。亦不至憤鬱而莫展。國家網羅豪傑。誠安用拘。為獨計天下有大受之君子。而不少浮託之君子。彼不失為真才。此不免為偽才矣。平居而蟬蛻千金者。為廉也。倏而投以非

此段真
語不稱

三易卷八

下廿三

丁未科

即位靈武以瑋為相機務悉與參決唯請自將平賊詔授璫數百
軍趨京所遇賊陳濤斜欲持重有所伺為中人那延恩所促不得已戰
不閉軍事故遂大敗坐廢黜 護軍蒙垢 漢楚相距漢王以陳平與護軍
少者與惡處為 附會安劉 呂太后稱制欲王諸呂平與周勃唯
周勃等所嘗 勤乃得入北軍將之會朱虛侯章誅南軍將呂產勃遂敢言收捕諸呂
男女斬于市 通泉杆網 唐書帝元振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使徒氣撥去小
劉氏以安 鳳若史記侯客傳處正郭簡 翊贊先天 公主諸宰相去仗外首獨元誅太平
二造時打當時之文網 兵憲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日乃休後帝以喜經州
新元振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補贊大功乃得有 著聲烏府 漢御史大
而府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職守皆非舊後二歲餘大司空朱博奏乞罷
大司馬傳喜北持正議傳宴詔說順旨博新徵用為京屯尹宴與交結謀
成尋張丹免博代為大司空數宴見奏封事擠退光喜而已因得代光為

立功邳支 漢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與都護甘延壽謀矯 巧貸無節
相書湯傳家貧自賣 郭諸國兵擊斬邳支單于康居都賴城 羅海之雄
漢書不為州里所稱 現對日火遂燃著然 網羅豪傑 網以羅四海之雄
王元之詩大張 蟬蛻言甚輕也 由夷 許由伯夷竟讓天下於許由
使退 指畫九野 九野九州二十八宿之分 貴育 孟可夏育貴拔生牛
也 莊子以無厚入有間恢 乎其於遊也 盤根錯節 後漢虞詡傳不遇盤根
必有餘地矣 齊管子宋墨子皆善治國 色荒 易泰卦九 勿用 易師卦上六
事之難 管墨 者侶術各為書以傳于世 色荒 二爻辟 九 勿用 易師卦上六
命聞國承家 聞人大奸 家語孔子攝相事七日而誅大夫少正卯于兩觀
小人勿用 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一日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
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配而博五曰順非而澤而少正卯垂有之乃人之
奸雄者也 薪 薪採標積也喻用賢才也 心計 桑弘羊年十三有心計
帝言利事 借 戰國策恒思有神叢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我味叢一藉
直析秋毫 借 我神三日不勝叢 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

業：藉其神三日已往求之遂
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七

微曲館

問子言君子可大受不可小知小人可小知不可大受非欲合君子小人
並用之歟乃易泰取包荒而師戒勿用世儒或謂君子小人若陰陽不
可相無或謂若冰炭不可並立何於仲尼之說不盡合歟且古有元聖
而多材多藝有一德而克勤小物大小不既兼乎有數馬稱慎而居大
位無所匡救有酌水明志任方隅而封疆失守有秋霜比蒞守北海而
政散民流有風流沉整帥陳濤而輿尸敗北其人類君子也寧堪大受
歟有典護軍而蒙垢而能傳會安劉有尉通泉而扞網而克翼贊先天
有馳騁進取而著聲烏府有丐貸無節而立功邳支其人類小人也寧
局小知歟又有清約承家人謂其有祖懷慎風節抗疏偽朝時賢或擬
之文若及至一用並駁人國家此於大受小知將何施用歟抑仲尼既

欲兼用大小乃攝三日不能容一聞人歟在位七十載不去四凶者又
何懸也各有說歟願相與覆意之

成龍蛇

生于華

底○天

馬行空

即騏驎

猶稱後

乘矣

一肩便

不費

不自

名五句

意醒竟

三句更

醒

精妙之

思聖王

醒

辭意並

警醒

轉不費

力

天不能有陽而無陰。世不能有泰而無否。人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君子
可大受。而吾以大者授之。而彼不窘於所不勝也。則君子之材。效。小人可
小知。吾以小者試之。而彼不苦於無以自見也。則小人之材。效。故用當
其才。不惟君子有得與之慶。而小人之免負乘之羞。用違其才。不惟小人
有覆餗之憂。而君子之不免有雉膏之悔。乃世人不知陰陽否泰之義。一
旦當國。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一以為不可當吾世而失之。一以為不可當
吾世而容之。日夜思索其乘墉之隼。伏莽之戎。而甘心焉。不知小人之

嬰兒嬾女所不堪也。吾既待之以不堪。而欲彼恬然受之。容可得乎。且君
子小人之在當時。未始不可以互指也。堯舜之朝。可譽器訟為啟明。象
恭為鳩僝。而君子小人。又烏從辨之。况天下惟小人最多。才彼恃其雄強
之辨。矯虔之力。夫誰肯隱鱗戩翼。而向百尺樓中咄乎。放龍蛇於苴。驅
虎豹於山。不知者以為聖王之仁。民而知者以為聖王之愛物。聖王之愛
君子猶民也。愛小人猶龍蛇虎豹也。苟無苴與山以為之所。而欲其不肆
搏噬侵噬之害。此必不得之數也。故聖王愛君子。亦不得不愛小人。欲君
子得其職。亦不可使小人失其職。小人安於位。而君子之位始安矣。小人
喜於自見其才。而君子之才。得以自見矣。且天下固有君子而近小人
亦有小入而近君子者。所稱排大難成大功。必出於君子。然後可。則彼數

停當

收得乾

爭

力不費

停當

收得乾

爭

言上論
洗得淨
到處高
雖不凡

馬示慎者。何忠言之可紀。酌水明廉者。何吏績之可奏。北海之流散。厥狀
 安居。陳陶之輿尸。厥咎誰任。彼其人。儻所稱君子。非乎。而效固已如斯矣。
 蓋金孤信寶。而無貫札之用。珠露雖繁。而非綴冠之飾。使畧茲小節。取彼
 奇效。則安劉氏者。何必非蒙穢之護軍。贊先天者。何必非杆網之下尉。干
 進至寡廉也。何以著聲於烏府。巧資至無行也。何以立功於郵支。而寧作
 蘭王之摧折。無作蕭艾之敷榮。則又安辨其為小人为非小人耶。夫小人
 念多途矣。彼過悅者。疲蕭者。汙下者。决裂者。真小人也。若乃迹過悅而實
 智通。素疲蕭而偶勇敢。中汙下而外顧惜。始决裂而終懊恨。若此者。皆小
 人也。而可化為君子者。也。獨言偽而辨。行僻而堅。持其牢不可破之術。而
 恣其一無所忌憚之為。小用之則小害。大用之則大害。斯其人不可以

詰朝。故仲尼攝相三日而誅聞人。少正卯。儻是意與。蓋以真小人之才而
 負以時名。此其為妖於白日。而滔吾平陸不難。太公誅華士。子產誅鄧析。
 千載而上凜。一轍非是族也。則雖不肯如四凶。亦必待其罪狀著聞。始
 麗於辟。而為其可以小知而已。則猶得與四嶽九官十二牧。共揖讓於明
 良之世。故吾願待小人者。當收出門之交。漁有丘之群。而無過為多別。若
 甘陵洛蜀之故事也。

註釋音義

君子得輿 語出易貴者 負乘 易負且乘致寇至子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之招 易鼎折足覆公餗其形剋也 覆餗 易鼎折足覆公餗其形剋也

吉乘墉隼 易乘其墉又公用射隼於 伏莽戎 易伏戎

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易乘其墉又公用射隼於

時登庸放齊曰微子朱啟明帝曰吁豈訟象恭鳩儻又帝曰疇咨若予采
 可乎。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豎訟爭辨也。象恭鳩儻出漢書武帝詔註矯託也。度隱鱗
 儻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象。矯虔固也。此引則矯託乃強之義。隱鱗
 恭貌恭而心縱肆鳩聚儻見也。象。矯虔固也。此引則矯託乃強之義。隱鱗
 文選隱鱗卜戩翼詩戩其百尺樓。三國志陳登傳許記與劉備共論天下
 祝藏器屠保戩翼左翼。百尺樓人記曰陳元龍湖海士豪氣不除昔遭
 亂過天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下大床使客卧下床備
 曰。今天下大亂望君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
 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邪。咄咄。晉殷浩以罪免為庶人徙信安浩雖
 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邪。咄咄。黜愁恹恹不形于辭色常書空作咄。怪
 事字。咄。數馬何忠言。漢石慶傳慶武帝時為太僕御上出上問車中幾
 咄。咄。語。數馬何忠言。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內最為
 簡易猶謹慎如此後為丞相醇謹酌水何吏績。廣州刺史去州三十里地石
 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正。酌水何吏績。廣州刺史去州三十里地石
 前後刺史瀆貨朝廷欲單其弊乃以隱之為廣州刺史去州三十里地石
 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過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云古人
 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北海流散為北海相
 州清操愈厲已盧循寇南海隱之為賊所獲父方返北海流散為北海相
 擊郡賊張饒為所敗乃收散兵稍復鳩集吏民更置城邑于朱虛以守黃
 中復來侵暴乃出屯都昌禦之為賊管亥所圍急求救於平原劉備賊乃

散去史稱融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槩而許邪心慄。鵠。與陳濤輿尸。安
 現王秋霜比盾可也。又云才疎意廣在郡六年迄無成功。請自將平賊詔瑋
 吏之亂爾宗即位靈武以房瑋為相機務悉與參決瑋請為賊所乘殺
 持節招討防禦節度等使瑋多為三軍趨京師遇賊陳陶斜為賊所乘殺
 卒四萬所剩才數千還請罪帝宥之罷為太子太傅尋出為邠州刺史政
 聲流聞尋卒史稱瑋有遠器當時朝臣多言瑋謀包文武可復用又云瑋
 坐談客耳遽使當剽捍之鋒政如王衍陸機革孤也。札重甲綴也。安劉穢
 其不兵卒矣易長子帥師弟子與尸。敗也。孤也。札重甲綴也。安劉穢
 護軍。陳平去楚歸漢。王拜平都尉使參乘典護軍平多受諸將金。多
 章誅。呂產而劫曲周侯。勳商之子寄給呂祿以兵還屬太尉失。贊先天捍
 勢。以至於敗則寔平與勳之謀劉漢之安平則其問預有力。贊先天捍
 網尉。先唐玄宗初即位年號初郭元振為通泉尉任俠氣撥去小節嘗
 撫安西大有勞績玄宗初立以為相上之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
 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振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日乃休後玄宗
 以喜怒欲斬元振劉禹求張說諫四元振有翊贊大功。干進著聲烏府。謂
 雖得罪當宥乃赦之史記郭解劇孟之徒捍當世之文綱。干進著聲烏府。謂
 朱博也博起縣吏至御史大夫每迂官所到輒出奇譎明示下為不可欺
 歷位皆赫有政聲干進不見本傳他未有致。漢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問聖神功化之極帝德罔愆尚矣延禹湯之聖罪已而興夫罪已固宜

收、慄、然有謂聖帝明王莫不兢、業、小心畏慎者有謂過無微

而不改堯舜禹湯坦然天下而南面者意者相授守固一道歟渾、灝

顯如夏如秋泰和亨通諸所語帝王甚辨豈其果有升降抑風會之流

然也且云罪已宜有闕遺於躬更考其時如懸鐘鞀動饋沐訓紀綱懋

官賞暨不殖貨利為有衆請命詢無可問然率履不越也者何所歎

而必已之罪歟或者謂民不堯舜各以其心為心萬方有罪、在朕躬

是禹湯之所為慮爾儻其獨覺間有不以民之心為心或令其不得已

而陷於罪其衷之隱恤又何如也我、皇上御宇三十四年於茲矣

久道化成視聖神何讓頤、國勢如初民心非昔嗜萌消彙正宜重而

敷對反
覆議明
允辭暢
達如此
幾與策
段有別
可以為
策矣

高無過
器甚醒

左段三
暫俱有
未辭朗
暢亦不
俗

實段四
置語完
且且有
精神在
事也

元孫一 詔即不伐不吝之心乃詔云堯舜之

上無盡善得無謂聖不自聖萬古同揆歟茲欲海內暢然式慰其願見

之望將何修而可爾諸士懷芹恤緯是必有久慨於中者幸畢慮言之

罪已 萬曆丙午順天經魁沈聖岐

帝王所以洽龐鴻臻久道者摠由於畏慎之心蓋心能慎則精神日微
於埃寓而痼瘵有無形之微神聖所以無過而若有過也心能慎則精神
盡用循省而瑕累亦消弭之機英詎所以有過而無過也且人主之過端
非可以毫舉指屈也既合萬方以戴一人矣則窮壤以內一民天開一物
疵屬予一人必引為己罪非一人之姑引以市悅也雖欲辭之而不得也
故主而不罪已則有豈然縱恣之心而肥瘠等於秦越累碁等於覆盂無

惑已主而罪已又且借悔責之空言修勤施之窳語以謾天下而愆尤日

積彙孽日滋遂為極重難返之勢此堯兢舜業而下禹湯罪已遂為千古

莫追之躅夫禹湯罪已非必其果有闕遺也然使禹湯自以為無闕遺則

精神先與萬方隔何以臻勃然之效也而况乎真有關遺者耶 皇上

秉劉律之資 御無疆之曆閱歷既久而濃德淳化間有底滯雖疵類

自屬萬方不足虧玷 聖德而法家拂士不勝杞憂屬者 元孫一

詔海內有轉圜之慶而旋有屯膏之虞則愚生所孰窺而不敢言者

或者歎畏慎之心乎天仗馬之斥許以賜環黃馘之夫彈冠相慕則懸鍾

鞞動饋沐之遺思也而播棄如故慎恩賚則官府相權公器使則新舊互

簡又訓紀綱懋官賞之曠典也而刊印勿予如故捐金於山投珠於淵則

下四二二

不殖貨利之遠猷也。而閭閻之利庸如故。振寬出滯。開網噓枯。則為民請命之大德也。而汀漳之困鱗如故。且非特故之未革也。浸假而為亢為匿。有不知稅駕何所矣。夫皇上而不以萬方之心為心。非覆鑒前車。何以洞如指掌。而蘊崇於數年者。廼見睨於一朝也。皇上而誠以萬方之心為心。則天下者。皇上之金甌也。地庶者。皇上之赤子也。豈其置安置危之不審。之生之死之莫必。而戲豫玩蔑之若此哉。語曰。人莫敢於丘山而救於睫。夫舉朝通國之所爭之而不得者。此丘山之救也。淵鑿之中。播然一念。萬靈協應。而猶有不能必者。則睫之救也。吾方謂操縱自我。張弛自我。狎侮而掩蓋之。亦惟我而不知。隱憂伏禍。有不旋踵者矣。此執事所言罪已而深。惟於獨覺者也。方今朝講希邁。大寮庶采。

幾於晨星。鼎鉉調和。間以釜鬲。露章密疏。同於請帝。傳不云乎。帝德因緣。又曰。衣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既無罔愆之德。又無補闕之臣。則今之可慮。豈特覺矣。

註釋音義

垓

國語王者舉九垓之實際也。寓古字字上下。

痾瘵傲

世王曰。嗚呼。痾瘵乃身散。痾即痾。瘵即瘵。痾瘵也。痾病也。

英

淮南子智過英。誼本義字或作誼。說文所宜也。開莊子背負青天。莫肥瘠。

秦越

瘠忽馬不加喜。戚於心。累棊。晉荀息言於獻公曰。臣能累十二棊。

危也

公造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廢耕。女廢織。覆孟。答客難。連四海之外。

竅語

司馬遷傳。實中聲者。謂之端實。不中謾欺也。或極重難返。不可返識。

其重

而亟返之。蚤也。堯兢舜業。書。兢不自安也。業事也。禹湯罪已。本紀。

識不蚤

力不易也。堯兢舜業。書。兢不自安也。業事也。禹湯罪已。本紀。

出是
好

三
易
行
羊
三
星
一
卷
八
三
日
三
萬
本
紀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

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

在位大旱七祀占者曰當

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為犧

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

歟詩夫昌歟言未已大雨

連開夫昌歟言未已大雨

屯膏施未光也六五屯其

乎食三品料一鳴鞭斥去

關杜言事明日點為下邽

意林古者大夫賜之瑛則

商者商之環則復賜也一

四十起一沐三握髮以詩

四方之士勞天下之民播

禹湯曰吾請自當之遂齋

湯曰吾請自當之遂齋戒

湯曰吾請自當之遂齋戒

湯曰吾請自當之遂齋戒

湯曰吾請自當之遂齋戒

湯曰吾請自當之遂齋戒

湯曰吾請自當之遂齋戒

湯曰吾請自當之遂齋戒

湯曰吾請自當之遂齋戒

湯曰吾請自當之遂齋戒

湯曰吾請自當之遂齋戒

湯曰吾請自當之遂齋戒

湯曰吾請自當之遂齋戒

湯曰吾請自當之遂齋戒

又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商

誥惟王德懋官功懋賞

刑印勿子淮陰侯傳項王

誥惟王德懋官功懋賞

刑印勿子淮陰侯傳項王

誥惟王德懋官功懋賞

刑印勿子淮陰侯傳項王

誥惟王德懋官功懋賞

刑印勿子淮陰侯傳項王

誥惟王德懋官功懋賞

刑印勿子淮陰侯傳項王

誥惟王德懋官功懋賞

刑印勿子淮陰侯傳項王

誥惟王德懋官功懋賞

刑印勿子淮陰侯傳項王

誥惟王德懋官功懋賞

刑印勿子淮陰侯傳項王

誥惟王德懋官功懋賞

刑印勿子淮陰侯傳項王

亦有類
味之作

亦有類
味之作

曰散小羣成大羣乎同寅協恭又何以稱焉。今天下多士盈庭足充
任使而官每虞員事多掣肘彼此分曹轉相矛盾豈信用之意未專同
心之美未篤歟夫上下之際惟此精神流貫否焉漸成曠任其事茲欲
破疑敦信合異為同以遐追唐虞明良之盛其何道而可
萬曆丙午順天經魁陳嘉猷
疑信異同
上下交之謂泰泰者通也如元氣通於一身而無結韜之患也上披誠則
官止而神行不費營衛之自調自理信且忘之疑於何生下協恭則視聽
行持奉天君以順令本不見同而又安得以獨異况敦信之朝分任而不
必分功則臣得關其忠必不二三其德矣且彼同道之朋視國事一如已
事則上必然其信又何嫌而何忌矣斯道也其在虞也之盛乎喜起虞歌

收拾者

諸有味

後段尤
勝味更
張辭更

師濟推讓遐哉未一觀已後之君臣治不必皆虞而嚶嚶於泰交之幾者並
皆祛疑而信捐異而同蓋可一二數焉故才斲於當任則可刷射鉤之恥
亦可寄關中之重功斬於必集則可廢中山之篋亦可主伐蔡之畫志斬
於定國則可交平勃之權亦可兼兩魏之績事斲於互濟則可集謀斷之
善亦可忘爭和之迹此無異故也主而以術馭雖信疑也惟股肱寄之而
心齋屬之而絕疑之萌則真信也臣而以黨植雖同異也惟渙小羣以成
大羣而不為立異者之幟則善同也所謂交以成泰也 今天下多士盈
廷足供任使而居官者汎汎然不相屬一當事任離奇盤錯真相一也誰
疑誰信誰同誰異愚未知其所以然以臆論之上之疑下也有三形而下
之自為異也有四離始疑其臣之盡為身謀也一言失實眾議然乎一人

二三易直付洋三

雅○謬
○形字
未得新
且醒

四離後
二離尤
勝

歸之
天子亦
是恐於
季人心
雖天
子至誠

夫職百司然乎不悉擯於無用意將不止其形為豕塗繼疑朝臣言事皆
不通也自勇其斷不欲人撓之自是其智不與明見之而且謂莫之誰何
其形為龍亢終疑外臣互結而為網也與智謀事愚者恭焉與賢者慮功
不肖者旁沮之而轉覺甯壬之易親其形為莧陸三者上之過也術非枘
鑿也自顧之念重便則趨不便則避則同以私離貌非肖也矯托之計工
交携貞松而誼乖白水則同以偽離遂紆而詰出之計拙而巧就之見彈
求鶚不苗而希獲則同以兢離佞成而攫之前佞虧而諉之後談笑戈矛
莫之能避則同以伎離四者下之過也愚伏草茅安知 皇上之遇臣
無一礙形乎百司庶僚自離自異則已多矣去疑形然後有信志釋離間
然後為同德而 皇上之信又先之天籟蕤而谷響應旭日初馭庶品

信不能
使之不
離也

生色夫使
臣也

當宁有下濟之光以推腹誠而不引萃同心交孚喜起

註釋音義

上下交泰通易以乾下坤上為泰卦象曰天地交結輻七發邪氣襲逆中

交章出荀子聖人分功出范曄傳秦之欲得矣君之功關其忠頌進

退得關其忠任二三其德詩出同道朋黨論君子以同道為然其信臣

須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何嫌何忌漢光武答馬異詔將軍之於國家

有懼喜起賡歌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旱陶乃

功業崇師濟推讓契皋陶以垂為共工諫於受斯伯與以益作虞讓於朱

虎熊以伯夷作曙明刷射鈞恥苦入先者有齊國故爭烏管仲為糾

職得行其術二三其德詩出同道朋黨論君子以同道為然其信臣

射小白中鈞小白伴死管仲以為真死不虞其先馳入於齊也遂有齊國
是為桓公使鮑叔以師臨魯魯殺糾而歸管仲管仲歸稅自檻車而用
以為相桓公高國之上委以國而聽政焉以仲之謀富強寄關中為王也既
甲天下扶衰周存亡國問罪荆楚而服之為諸侯霸寄關中為王也既
定開中留蕭何守之而自引兵東擊楚相距滎陽成臯京索間者數禩何
鎮撫百姓關中無動搖軍無見糧仰食關中何常轉漕給食未嘗乏絕漢
兵數不利多死傷何常後關中調兵遣補其處廢中山篋伐中山謗書盈
以故漢王無西顧憂兵食饒卒并楚而有天下廢中山篋伐中山謗書盈
篋文侯訖用主伐蔡畫唐憲宗時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卒子元濟使李師道
之而中山克武元衡與裴度以兵事師直使賊乃悉以兵事委度請
銳意討蔡委武元衡與裴度以兵事師直使賊乃悉以兵事委度請
急時用兵連年不克李逢吉等執言師老賊贖請罷兵度堅持本兼丙魏
謀請自往替戰必滅賊上然之命度往而元濟尋就擒淮西平兼丙魏
漢書宣帝所精為治練羣臣名實魏相為丞相禮談又槐贊經謂君為
相首善丙吉諫為肅威嚴又吉居相也近觀漢集謀斷房玄齡謀事必曰
非杜如晦不能斷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
善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狗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焉

淹富弼歐陽修四人同朝每議事股肱心膂書今命爾予翼作股小羣大
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股肱心膂書今命爾予翼作股小羣大
羣易其羣元吉渙有丘本義言能渙其離奇盤錯鄒陽書蠶木根抵輪
不遇盤根錯節無以辨承塗而至於孤離之極也塗泥也承塗言汗也
利器○皆屈曲之意遂龍亢而不可下之意也凡卦陽為九陰為六乾
以無形跡則不勝疑而遂龍亢而不可下之意也凡卦陽為九陰為六乾
卦六爻皆陽極於上則雷壬雷即宵夜也莊子宵人之懼外刑言行不
之過者故有亢龍之象雷壬雷即宵夜也莊子宵人之懼外刑言行不
言令色覓陸今馬齒覓感陰氣之多者木鑿方木欲內圓鑿其能入乎
孔也貞松白水及河子紀以璧授公子曰臣後君遊於天下負罪多矣請
從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詰即急字見彈求鵝莊子見外而思晨夜
心者有如白水侵其壁於河詰即急字見彈求鵝莊子見外而思晨夜
也速不菑希獲易不耕獲不菑畬心爾雅曰畬成危虧備成者也初非
成也危敗者倘敗者也天籟是惟無作則萬竅怒吟唱于唱喁小和
初非敗也也危敗者倘敗者也天籟是惟無作則萬竅怒吟唱于唱喁小和

大旭旦而日又日御義
和旭始出也身和也
轆音曙音署音刷音刷音莫音現音媯音字音危音攬音嬰音
行立也古者人君推腹誠心置人腹中

問嘗讀書而深感於喜起賡歌師濟推讓之風焉至宋儒亦言古之君臣
相信如父子又曰君子以同道為朋昔哉言乎而或者謂偏信啓奸雷
同鮮濟得毋開疑異之端歟夫疑之害成也世主昧之哲后察焉射鈞
仇讐也胡以立為仲父關中要地也胡以使之居守中山之攻謗書盈
篋淮西之討羣議紛々嚮微二君獨斷寧不為騎劫之代乎此皆跡可
疑而不疑者也夫同亦有分矣有將相和調而姦謀底定有同心輔政
而漢治中興善謀善斷才品殊矣要無害於相成上殿力爭意見別矣
終不失為和氣數公者或以同而同或以異而同豈漫然附和鮮特操
耶自駕御英雄之說倡謂人主當以術御下謂人主當以術御下則何
以曰親賢又何以稱腹心之臣朋黨之興幾禍人國士論每諱言同獨

問嘗讀書而深感於喜起賡歌師濟推讓之風焉至宋儒亦言古之君臣
相信如父子又曰君子以同道為朋昔哉言乎而或者謂偏信啓奸雷
同鮮濟得毋開疑異之端歟夫疑之害成也世主昧之哲后察焉射鈞
仇讐也胡以立為仲父關中要地也胡以使之居守中山之攻謗書盈
篋淮西之討羣議紛々嚮微二君獨斷寧不為騎劫之代乎此皆跡可
疑而不疑者也夫同亦有分矣有將相和調而姦謀底定有同心輔政
而漢治中興善謀善斷才品殊矣要無害於相成上殿力爭意見別矣
終不失為和氣數公者或以同而同或以異而同豈漫然附和鮮特操
耶自駕御英雄之說倡謂人主當以術御下謂人主當以術御下則何
以曰親賢又何以稱腹心之臣朋黨之興幾禍人國士論每諱言同獨

有情致
有意味

先言臣

轉入君

是體

金確語

乃吾

亦轉得

則奈何
君之好
疑也一
句攔截
得佳

言有

分得

不曰散小羣成大羣乎同寅協恭又何以稱焉 今天下多士盈庭足
充任使而官每虛員事多掣肘彼此分曹轉相矛盾豈信用之意未專
同心之美未篤歟夫上下之際惟此精神流貫否鬲漸成疇任其事茲
欲破疑敦信合異為同以遐追唐虞明良之盛其何道而可

萬曆丙午順天經魁沈聖岐

士君子居恒慨慕明良之遇一日得君而仕進而與天子爭可否於殿陛
之上而無履尾之嫌退而與羣有司謀成敗於同室之中而有斷金之利
將天下無不可任之事無不可格之君何至區區較量於形迹而履疑信
異同之憂為廼吾觀於賡歌喜起之朝惟其君若臣直以為元首股肱一
體而已信且不足言何有於疑彼其師濟推讓臣義固然初非曰君之謂

我好進也而我退之同列之謂我好擠也而我避之至於為退為避則離
之而異合之而同與異又互相為尸君乃獨立於棟橈榱折之下無有
援者噫則奈何君之好疑也夫仁主不忍疑中主不能疑主之疑者必有
一種強明獨用之資出於營壘緘滕之外以顛倒為妙用以翕張為神武
摠之不出於吝權之心於是疑臣之合而櫻吾權而吾不得操也意之而
交相市笑意之而交相狗矣於是又疑臣之分而竊吾權而吾不得摠也
意之而柄鑿不入矣意之而矛盾兩售矣夫有相市之疑則將相何以調
和有相狗之疑則同心何以輔政是使臣必不同而後可也有柄鑿之疑
則謀斷何以相成有矛盾之疑則相爭何以共濟是使臣必不異而後可
也 今日廟堂之上得無類是乎無不可疑之人亦無不自疑之人也

二三易... 卷八... 十四... 兩...

入笠觸
籥精確
之極

語更有

志射鈞

疑如匪兩然。蓋疑之生也。拙者畏而避之。巧者譎而申之。故避權如仇。畏
勢如灼。君子指小人为小人。下指君子为小人。顧利害或真免入笠
之招。君子念身名。隨心亦。有觸籥之慮。彼兩人者。方自覆篋之不暇。而上之
人已盡收其情態。而曰其也不肖。其吾固嘗疑之也。其吾固誤信之也。若
惟恐下之一日不分。明離析。則無以用吾之察者。然而君必不能不任人
也。有疑而勿任者矣。安知所任之處無疑也。任人又必不能不耳目人也。
有疑而勿耳目者矣。安知今耳目之遂無疑也。則君子小人之等。幾於乍
見蛇神而向之顛倒。翕非不為夢眩乎。曾何若奉一人立於垂綳之
上。環莪弁而趨之朝。而公孤夕。而保傅三事。九列俊明。展錯之臣。無不程
功奏績。惟吾所殿最而進。且退之。自是而大羣合精神。貫香鬪。滿何有於忘

射鈞焚謗書之諸君也。若乃開誠心布公道。撤藩籬畧形迹。此大臣報國
之誼。非所論於喜起之交也。則請以異日。

註釋音義

陛階也履尾易履虎尾不咥人身又履虎尾繼金利同心之言其真如蘭

厘古動慶歌喜起虞書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無間起事業師濟推讓又百僚師又濟有衆又使禹宅百揆讓於稷

臻於盛也師濟推讓又百僚師又濟有衆又使禹宅百揆讓於稷

緘滕緘以繩束也莊子柄鑿騷不量鑿而正柄史持方拊矛盾兩售韓子

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堅物莫能陷也俄又譽其牙之利物無將相調和

及呂太后臨朝王諸呂諸呂怙勢用事強甚必相陳平患力不能制禍且

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直入上座謂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將相調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同心輔政
驩太尉劾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卒以鄙寄為媒族滅呂氏同心輔政
帝紀魏相為丞相與御史大夫丙吉謀斷相成唐太宗紀上每與房玄
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致中與之烈焉善謀如晦善斷故相爭共濟謂韓琦范
也而人深相結同心狗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焉君臣之義猶之觸藩易
歐傷修也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逃兩進雨然無之而非是觸藩易
氣仁美兩朝之治四公贊襄之力尤多逃雨進雨然無之而非是觸藩易
羊觸藩羸其角又羝羊觸蛇神韓子固潭之蛇將徒有行小蛇曰大蛇行而
藩不能退不能逐無攸利蛇神小蛇隨之人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
者子不如相銜負我而行見者皆避之夢寐莊子謂之未陳也尸死齋
神也乃相負越公道而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行中垂綃猶云垂衣綃弁
其首脊蘇者取而愛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行中垂綃猶云垂衣綃弁
以文繡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睽焉○睽厭也垂綃猶云垂衣綃弁
皮弁詩會弁如朝夕左傳朝於嬰三事大夫莫肯風夜九列賢傳恤我九
星又有頰者弁如朝夕左傳朝於嬰三事大夫莫肯風夜九列賢傳恤我九
列俊明書風夜俊明展錯司馬相如展采錯事○展布大羣有丘木義散
其小羣以射鉤管仲事公子糾與桓公戰射謗書魏文侯使樂羊伐開誠布公全語出
成大羣

問匡弼主德幹旋世運總惟臣道是賴故大臣立朝未嘗不以斯為倦

古之人臣有言輔佑而曰大相大拂大輔者有疏受詔而言國有任臣
則安有重臣則否者然有謂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豈其所謂重者
即所稱相輔與拂歟願均之乎佐也而各以職著漢臣纒言之是官
以拂名似與相輔異然則相與輔豈能無拂歟抑其所謂拂者不可以
專一求也此其職不經見姑未深論然規拂之義無論一德同心即當
否曷危疑此道不廢嘗考諸經如易之泰上下交矣而復隍有警書之
賡歌明良合美而業胙致戒詩之雅巷阿游矣而豈弟矢音此猶皆憂
盛危明乃若盈糸於納牖發志於豐蔀冀感悟於居東懼退佚於去國
天疾威而攘彘躬民卒瘁而虞救藥靡不情見乎辭憂軫於慮豈其任

有丰安
有思致
柔媚宛
轉最是
可入

揚
肩語悠

在相輔義不得不拂歟此其係天下之重安可一日無也願難奪在下
難犯在上壹意嫌於直行微機苦於順導人臣處此良亦不易茲欲無
難如易詩書之所效則亦唯自盡耳矣爾諸士儻有千慮之一得者乎
幸正言以對固廟堂之上所樂聞焉

相拂

萬曆丙午順天經魁沈聖岐

蓋人之言曰願為良臣不願為忠此雖愛君之極思乎而兩者微有難易
之辨焉夫人臣一有計難擇易之心則其自效者必疎然而彼避之人或
代之彼負之人或繼之此無他國家之所以倚之者本輕而彼之所以自
盡者亦無幾也若天子之大臣則不然蓋古者之置相也告之羣神羣望
以顯之薦之宗廟以歆之命之宗伯內史以榮之匪特羣臣百姓莫敢望

秉意言
輔相之
職在拂
而歷數
有如此
者因以
務自盡
束之言
不得避
其難百
其職也

也。天子猶改容理焉。匪特君之重之也。大臣固儼然自重焉。於是時平。則
端委垂紳。奠疆圉以安瀾。而憂危不釋。時棘。則引繩批根。縮九鼎於一絲。
而聲色不動。蓋其重愈不可釋。則其難愈交萃於躬。而不容諉。其難一無
所諉。則其重自不必言矣。故古稱重臣至相輔而其職至矣。猶以為未盡
則曰大輔大相。而又曰大拂。孟軻氏亦稱拂士。至與法家敵國外患等。且
無之則底於亡。則拂之職其極重大。難不待言矣。能為拂。則為輔相。不能
為拂。則輔相而忝。如是而輔相之職。又可知矣。君臣同心。則不必拂。而拂
猶易。君臣否隔。則必拂。而拂始難。嘗試取秦之復隍。與納牖。豐部較。賡歌
之業。胙與居東之周公較。卷阿之豈弟。與板蕩之大夫較。且難易懸。而况
於拂乎。誠難言也。大臣而拂。抑又難也。况當否隔危疑之日。則君必有猜

轉有情
思
輕波細
浪層疊
悠揚如
歎如絲
佳狀滿
紙
段：點
撥有情
有味

嫌劉復之失。臣必有容。泄之尤。而其間或冒險於料鬚售奇於解衣者也。茲一二人為不見納。則窮矣。而後轉而望之輔相之臣。而輔相之臣且能必其拂之必行乎。不行乎。能謝天下乎。不能謝天下乎。故一疏爭之不得。則再疏。一二疏又不得。則補牘。幸而得。則回天。不幸而激怒。則為隊。洞則屢言不可激也。廣譬曲喻之不得。因而為引裾。為折檻。小臣為之。則為朴忠。大臣為之。則為喪體。則忿激之不可嘗也。爭之而不得。迺解組掛冠以明潔。而諍臣有之。則為慷慨。大臣為之。則為忘君。則去就之不可爭也。爭之而不得。迺捐贖絕脰。以見志。而諫臣有之。則為結局。大臣為之。則為枝窮。則死生之不可爭也。無先容而入。其道正。其機忤。勢未必得。而天下與之。有所伺而後入。其道詭。其機巽。勢可得。而天下疑之。豈惟疑之

更詳更有意味

一蹶而萬有餘喪。則乘機違會之不可托也。屢言忿激之不可。而舍是言忿激。又無拂之路也。去就死生之不可。而舍去就死生。終無拂之理也。乘機違會之不可。而舍乘機違會。更無拂之法也。亦曰雖不濟。吾職固然耳。夫為大夫。而國失其倚重。失其列矣。為大臣。而至不稱職。自謂何如。臣哉。然則執事所云自盡。意在斯乎。

註釋音義

羣神羣望

望祭名。山大川如五嶽四瀆之屬。不能親履。其所則遙望。而祭也。故謂之望。望於山川。編於羣神。左傳。羣神羣望。宗廟及大

鬼神食氣曰歆

宗伯內史

宗伯。周家六官之一。如祀羣神羣望。宗廟及大。策命則為王。債內史。宗伯之屬。掌主爵祿廢置。

詩上帝居歆

殺生予奪之八柄。以詔王治。凡命綏者。散而下。垂謂之綏。安瀾。講德論。天

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為其策命。綏者。散而下。垂謂之綏。安瀾。講德論。天

屋可引繩批根

語出史。薩夫傳。義則不同。批。即批鱗之批。根。九品一絲。

封也。謂不協道義。則引繩墨而批。格之也。

事此引則猶言一髮能引九鈞也

暉吞之納牖又坎納約自牖終無咎

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字裝若吉

之主動靜見疑必積誠意以感

歌卷阿之上而矣詩以為戒凡

以真豈弟君子四方為則其六

君子四板蕩大大子失德而大

後莫書容多後福斗顏莊子料

謂能忍受穢濁也料顏不免虎

遣太后於雍親其生二子下今

下茅焦請諫王趣取息之其後

后母子如初陳補續未趙普相

氏斷愈出愈奇補續不許明日

之地普元拾以歸他日田天後

謂仁人墜淵收要愛人則欲真

泰復隍

易泰城復於隍

春阿豈弟

春阿豈弟

售奇解衣

售奇解衣

援

援

容

容

引

引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此獨束縛題而粧點之爛然藻績當前是處堪賞而實亦多合而鮮離妙手也

成一尊豈其短垣而自踰之其所關國體人心非細故矣說者謂紀綱非獨操之器必寄之持之有人而後萬目張衆絲理然與否與諸士挾策而思售其於理亂隆替之原必籌之熟矣第勿勦紫陽之餘唾尚深計之以對

萬曆丙午應天亞魁陸化熙

天下極盛之治未嘗不以人壞也已壞之勢未嘗不以人維也夫壞之來也悠然忽然浸淫於天下而不覺迨欲起而維之則非有人為正本清原曠然與天下更始鮮克有濟者蓋嘗上考書傳下跡載記凡一代之法其初意必甚美而實已有受救之因其既雖以承其救而尚有未盡漸滅之舊識其所未盡則救可振也凡一法之救其端必開自上而下始效之其

藻績

收拾粧點得好

勢必極重於下而究亦上自受之悔其所以開則重可反也三代不具論即如漢唐宋盛時所為稽古建官綱紀天下者豈不謂彷彿禹之典則湯之風德文之謨訓而賈太傅陸敬輿司馬君實諸君子早已為之流涕蒿目亦見治具方張救端已伏膠柱難調改弦有待耳使採其說而行之則漢何至釀瓦解之禍唐何至成譁師脫巾之風宋何至議多功少因循以終於不振哉始不能維紀綱於未壞一壞而遂付之莫可柰何亦已事之炯鑑已以愚瞶今天下人心畧與宋相似而遠不逮漢唐若以紀綱則即今沿襲之餘猶勝彼三朝振作之日微我高皇帝酌古準今貽厥孫謀何以致此夫以高皇帝之神聖藉廓清之烈豈不能籠駕一世然必使六官任表率臺諫任補察監司任承宣郡縣任撫循其自上而下

二三易在詩洋三 卷八 陸 下五七二 丙午

二語精

粗點色
澤六中
肯蔡

也。若下於流水之原。其自下而上。則若振衣之擊其領也。試問如今之風
習昔在。高皇時有之乎。列聖續圖以來有之乎。胡至今日而盡
壞乃爾。則無乃所謂獨持紀綱者。正紀綱所以日趨於壞而不覺者歟。夫
不恃我。高皇無壞之紀綱。可方三代而恃紀綱之壞。足以當漢唐宋
之盛時亦計之過也。匪及今解而更張。則三季之極救。豈必在遠。夫所謂
解而更張者。非變法也。不過反其所以救者。設誠振之而已。治民之官。何
以威不伸於士庶。謂滯同積薪。可狎也。若守令能得之監司。監司能得之
銓衡。則士庶不痛而服矣。治吏察吏之官。何以令不信於郡國。謂輕如贅
旒。可蒙也。若六卿兩臺。能各以所陳所守。得之政本。則郡國不令而行矣。
調鼎和羹之臣。何以情不白於庶僚。謂隔同釜鬻。可疑也。若政本能以論

思啓沃得之。 蕤旒之下。則庶僚不言而諭矣。分守一定。即為畫一之
規。情意一通。疇為業挫之實。即欲復見。高皇以來之規模。非難也。夫
紀綱之意。取象網罟。網罟百千萬目。絲聯繩貫。總以一網收之。有目無網
固無振舉之理。若振之甚急。而目多踈漏。則吞舟必且唯。其間矧欲振
無目之綱乎。書言亂其紀綱。必根失道。詩言紀綱四方。推本勉。夫能勉
勉而無失道者。是完可不壞。可復完之道也。不識可備維持之末議否。

註釋音義

重可反。周子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禹典則有典。有典則以始。子孫以典。若

常則典中之法。湯風愆。商書先王肇修人紀。制官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恒。

遊改時謂。密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婦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賈太傅

誦為長沙太傅又為梁太傅

陸敬輿

敬輿字

守之令不行於州

司馬君實

君實字

恩流涕

賈誼誦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

調請其父書傳

不知代廟頌將蘭相如曰王以名使若膠柱鼓瑟不調矣

改弦古語

瓦解七國諸侯王反也脫中唐德宗時閣中糧乏軍士或脫

吾謹吾罪人也

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議多功少而武備衰議論多而威

功至乃解

猶云投情於憤欲為變之狀必變而更張之乃可理也當更張

少監司

謂守解而更張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張之乃可理也當更張

而不更張

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積薪張湯為小吏已弘丞相封侯

化而更張

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積薪張湯為小吏已弘丞相封侯

湯御史大夫

專用過之黜心不無少望言於武帝曰陛下用羣賢旒旒之

者胡傳君

政本謂內閣蕭望之傳中書鼎也易鼎折足覆公餗後漢書三

公昂足承君一足

釜鬻韓子水之能勝火明矣然而釜鬻開之水煎沸竭

不任覆亂美實

釜鬻韓子水之能勝火明矣然而釜鬻開之水煎沸竭

屬品

落沃書落乃心沃乃心○落發沃灌也既注流冕之以細絮為之垂於

聰者旒以珠玉為之垂于

畫一畫史類若業脞書元首業脞或服肱脞或庶

冕之前塞目以養明者

畫一畫史類若業脞書元首業脞或服肱脞或庶

吞舟唯

史記網漏於吞舟之魚○言出入自如也詩失道亂其紀綱道勉

勉詩紀四方

我王

擊扼

斗

卷之四

此科舉
南京榜
著其二
三場梓
行獲觀
十餘家
大率以
清室勝
覽之如
鏡花水
月令人
玩賞不
忍什手
恨不能

○問紀綱者人主崇嚴國體整一人心之大本也五子歌夏棫樸咏周有自
來矣迺明著其鮮則禮謂君臣父子為紀綱而漢儒衍之為三綱六紀
大抵尊卑秩上下理而紀綱具是矣成周之隆六卿九牧率屬而聽命
於王公相維相持以成磐石之固世治足以維風道衰足以御暴紀綱
甚正可舉其槩與漢唐宋盛時其紀綱未嘗不振刷而一時言事諸臣
已有指股脛腰之喻監司州縣法令不行及將帥裨校及畏士卒之說
何與豈防微杜漸不待衰替而盪之貴豫與我 國家稽古定制大倣
成周法紀森然小大式序 朝綱振而民志一蓋二百年如一日已邇
來士橫民頑卒譁胥猾諸亡法不具論即號薦紳家察察長屬間卑乘
尊下干上浸以凌替似非盛世所有夫堂臨陛辟使指凡以效眾順而

此科舉
南京榜
著其二
三場梓
行獲觀
十餘家
大率以
清室勝
覽之如
鏡花水
月令人
玩賞不
忍什手
恨不能

悉梓今
但選其
尤者梓
之數已
再十餘
矣如此
公似其
尤者故
五策皆
以遺珠
為惜而
惡梓烏
○霜飛
劍鏘月
儼刀鏗
不必悉
律於題
精采自
是可愛

成一尊豈其短垣而自踰之其所關國體人心非細故矣說者謂紀綱
非獨操之器必寄之持之有人而後萬目張衆絲理然與否與諸士挾
策而思售其於理亂陰替之原必籌之熟矣第勿勒紫陽之餘唾尚深
計之以對

萬曆丙午應天文魁劉錫玄

立國有本。彰軌為要。制俗有經。率統為先。紀綱也者。所以奠本而正經者
也。議紀綱而操諸朝廷之上。奉紀綱而行諸邦國之間者。所以開其軌於
不僭而維其統於不替者也。循軌之治。法而能昌。遵統之民。萬而不靡。非
治則昌而民則蕩也。道固在四方而要乃在中央也。中央之帝。挈六合萬
靈之綱紐者。非乎。而皇上是已。而三公則所與共持法者也。而六卿

使不凡
○後雅
與而醒

遣去有
法辭極
後雅

九牧則所與布法者也。而薦紳而士庶卒伍則第相與守法者也。守之弗
謹。布之者逆也。布之弗敷。持之者悖也。持之弗善。則獨操之者亢也。方今
聖主躬執大象。賢公卿直將畫諾。而理薄海內外。慮亡不虛心一意
以象上指。而執事頗有士橫民頑。卒譁胥猾之憂。而浸假憂荐紳之凌
軼。浸假憂衰替之微漸。豈非見端識表。置標撥本之老謀與。維愚生亦謂
迂鄙縫掖。逞睚眦者。什一畏名教者。不什九乎。而藐諸編伍。蠢爾胥吏。聞
言縣官。駭若鬼。又何法之能梗為。即荐紳中。或間有卑凌尊下。干上者。
而體貌等級。森然國憲也。獨執事所謂綱紀。非可獨操。必寄之持之有
人。而後萬目張。衆絲理。則愚生之所不能忘。杞憂者耳。今夫中人之室。錢
幾篋。穀幾倉。減獲幾指。然必欲內無驕子。外無格僕。猶必主伯亞旅。相倚

二三坊... 卷八... 丁... 丙... 萬曆... 劉錫玄

仗以共持一家之紀綱。而後富人之家治。矧以天下之大。紛々縮々之衆。所與懾息而聽者。何法之理也。所與曲詖而承者。何官之法也。人主即甚神聖。甚英武。其非一耳目一手足之可以獨為而獨斷明已。試觀今日之明廷。其為任調鼎而酌紀綱之甘苦者。有心膂而寄者乎。任割縫而補紀綱之闕者。有股肱而托者乎。任奔走任後先以張紀綱之維而防紀綱之裂者。有濟々列署而備員者乎。夫曠台衡之寄。是仁紀綱之首也。輟載采之司。是弛紀綱之目也。且獨為嘗而何以衆為。旨也。獨為裁而何以衆為。式也。獨為之馳驟而何以衆為。合轍也。亦何怪攝之紀而愈以禁提之綱。而愈以紊也。蓋聞棟撓輻不撓。棟衆任輻任衆也。火照弗若水鑑。火耀外水著內也。故凡剛而近於折者。自勇其斷者也。凡明而近於蔽者。自

更警惕
離二字
乘得峭
看來此
公非但
策場之
後移此
手筆于
易場更
是利器

多其智者也。夫紀綱非明弗燭也。非斷弗張也。而孰知夫獨明之易以煬也。獨斷之易以靡也。而奚以責堂臨陛。臂使指之義也。皇上神鏡在懸。太阿在匣。何患紀綱之弗振。茅稍仿成。周率屬聽命之制。重為寄而責不行。衆為持而誅不率。即荐紳咸起。肅而士民胥史。猶頑不即化。則是五子不歌夏。而棧樸不咏周也。豈獨悖於倡和之常哉。

註釋音義

有本有經 趙世家制國有常利民為軌也。不借借差也。左傳則以不信為

借禁 左傳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麗書不和政四方中央韓子六合

上下三公 書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六卿九牧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家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 六卿九牧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則六部九牧九州之長 今則十三藩臬薦紳薦指也。謂措筭執大象子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問古之王者未嘗不以天戒為兢兢、災異之來何代蔑有迺洪範以五事配五行一事之得失則一徵之休咎因之類立竿見影呼谷傳響然者漢儒伏勝班固祖之而作五行傳志推驗事變派折縷分而壹附之於洪範是果箕疇之旨與至於宋諸儒病其牽合附會如歐陽夾添二氏者類以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為解斯其說又不知果當於麟經筆削之旨否也洪範春秋之旨不明至有星墜木鳴雩食禱筮壹切歸之於偶然者有謂天旱意乾封者有謂湯之旱桀之餘烈者有謂天變不足畏者其說益諄諄不足道而誰最為作俑者與天變之來或與人事相左以類應求之不得或與人事相會以不類應求之又不得兩說交持而不驗則天心警戒之說亦有時乎窮矣易之垂象詩之敬天及周官

易經詩經周官 卷八 陸 丁六三 丙午

不冗不
浮虛實
相錯而
思妍辭
潤醒目
醒心墨
策中此
其龜楚
者

保章氏之辨妖祥。豐荒乖和者。其說安在。而類應不類。應合一之定論。又安在也。我皇上欽若昊天。握符履泰。神符靈契。剖合清寧。而近歲以來。災異屢見。如星彗火孽地震山騫水旱蝨蝗之類。具難指數。乃至祖陵發祥之地。亦屢見震驚。揆之洪範春秋之旨。安所咎與。昔人又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如詩書所載。商周嗣王。遇災儆戒。卒成令名。其言信矣。至我朝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可為今日修省之要者。尤著。亦得而揚厲其略。與近覩科臣所條陳。令諸生直言不諱。此亦千載之一會也。願締言消弭之要。庶藉手為當宁獻。

萬曆丙午應天亞魁陸化熙

人主所憑藉以鎮撫天下者。天而已。真能格天。何庸謂天為必應。真能回

啓
自有

天。又何敢謂天為必不應。謂天為不應者。是戲豫游衍之口實。冰修德正事之極思也。與儒者之言理不言事。其說近似。而意指相去遠矣。且天亦何嘗如世儒所稱。沈濛圯塊。藐與人不相涉者哉。洛書啓秘。神禹叙疇。至箕子而厥旨盡。以其事配行。恒若時若。較如列眉。冰臆說也。保章氏以星土辨吉凶。雲物辨妖祥。十二風察乖和。列在周官。冰矯誣也。易言天垂象。見吉凶。詩之言天種。著明後先。若券。冰以勦說聳動人主也。中宗之桑高宗之雉。成王之木禾。宣王之雲漢。皆確然變災為祥。又冰但有其理。而無實事可証也。世儒略其事理之彰。冰可考。事應之鑿。冰可証者。而專以春秋不言事。應為解。不知聖人於天變。大書特書。警悟人主之意。躍然簡冊。持以王失其政。而諸國無可舉以當天應者。故無取一。配合耳。况

解
說
見
可
說

三公當災異來得恰好

梓慎之占星。亭伯陽之論川震。單襄之推步。高卜偃之策。鴉謠。如此類者。聖人不言。左氏代為之言矣。宋儒直以伏勝班固之流。穿鑿大甚。漸離洪範之旨。其獎也。至使人主以三公當災異。遂右袒其說。義誠有取。而不覺矯枉之過正也。總之。從班固諸家之言。於天未必盡合。而於祈天不為無補。果如荀卿劉歆公孫卿王安石諸人。或播弄於筆端。或委蛇於君側。其為易書詩罪人。可勝道哉。皇上邇年以來。致仁愛之徵者。屢矣。毋寧謂箕箒欺我。或可付之罔聞。不然。則於五行五事之說。將奚處也。愚生不敢以蹈襲傳志為諱。竊謂貌澤為水。而今使小大臣工。無後一望。天頤則災宜以水應。言揚為火。而今章奏寢閣。汗出復反。則災宜以火應。視明為木。而今益有覆。鼃有揚。則災宜以木應。聽收為金。而今狐鳴於野。而

神明麗意精

更精

更進一步尤精

無煩覆說向省

力不滲漏辭亦律浪收句有

不聞。蠅營於棘。而不禁。則災宜以金應。思通為土。而今封壘日深。神明太淺。則災宜以土應。迨至近日。祖陵之震驚。而始愕然。不知所解也。妄意推測。毋其說別有出於五事之外者歟。夫天最尊也。非其宗子。誰敢薦馨。而今之盛。豆登者何人也。祖最親也。非其德類。將欲誰頌。而今之執七幣者何人也。非祀不歆。同於乏祀。乏祀猶可說也。居然為假器。為越俎。以威。突至尊。至親。不可說也。則以天之疾威。萃於我。祖發祥之地。可謂一無因歟。知其所以震告。則今日所以慰答之者。可無煩覆說矣。試使皇上繹春秋之微旨。考洪範之明徵。後漢宋諸君之聽。而法商周四王之修。如此。而雨暘不時。川谷不寧。異常之警告。不轉為無疆之寵錫者。未之有也。即宋儒復起。而譚春秋。請得以一丸泥封之矣。

易九卦序三

註釋音義

沈瀟 天氣清貌楚辭沈瀟兮北垧塵霧昏迷不知際極之狀洛書禹疇禹

神龜出於洛背有赤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

也者皇極也六者三德也七者稽疑箕子肯咈武王克殷訪道於箕子箕子演

事配行五事貌言視聽思五行水木金土貌澤屬土順若時若貌恭作肅

後作又時曷若視明作哲時燠若聽聰作謀時寒若思睿作聖時風若反

恭為狂恒雨若反從為階恒曷若反明為豫恒燠若反聰為急恒寒若反

恒風若蒙保章氏周官宗伯之星土辨吉凶斗牛女楊州危危青州室壁并

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州莆參益州雲物辨妖祥周禮註雲有五至冬至日觀

井鬼雍州柳星張三河翼共軫荆州之青為虫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

謂祥之兆風氣垂天地詩言天吉如旦民宜而保祐命之類中宗之

桑中宗高王太戊也即位之元祀亳有祥桑穀拱生於朝一夕大拱懼而

祥桑枯死高宗之雉高宗高王武丁也當彤祭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鳴賾

殷道復興成王木禾周公以三牀流言避居東其次年秋熟未獲天大雷電

赫聲濯靈之威成王木禾以風偃木拔木成王將有事於卜而發金縢之書得公

以身代武王之册感公勤勞而注親宣王雲漢早而作也勞來懇切情見

出郊迎公天乃反風禾盡起歲大熟宣王雲漢早而作也勞來懇切情見

平詞中野流民其梓慎占星字左傳魯昭十有七年有星孛於大辰西及

宛安宅稱中興主梓慎占星字漢申頌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然其

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

星孛及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曰周將亡矣

三以善序君三第實其

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論今晉侯目不存體而足不

耳以聽名不可不慎也今晉侯喪其卜偃策鴉謠左傳魯僖公五年晉獻
二笑未幾樂書荀偃弒君于匡麗氏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
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
振取虢之旂鶉之奔天策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
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鶴火中伏勝班固錯者其傳五行未詳固作
必是時也至期果滅虢公奔京師伏勝班固錯者其傳五行未詳固作
漢書有五行志引向歆諸家之傳春秋三公當災異漢書有五行志引向歆諸家之傳春秋三公當災異
而各為之說以裝明其休咎徵驗之旨呂祿得封軍將之入軍門下令曰
袒曰漢呂后崩諸呂欲為亂太尉以計詔呂祿得封軍將之入軍門下令曰
同尸其議者為左袒荀卿天論篇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
豎其議者為右袒荀卿天論篇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
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劉歆五行傳論大
水旱不能使之飢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劉歆五行傳論大
氏為談切王氏而後謂宜以張禹昌侯張禹以持進為天子師雖家居朝
應之說為王氏解愚謂宜以張禹昌侯張禹以持進為天子師雖家居朝
上書言大政必與定議上嘗親問禹言者是否禹自見年老後嗣弱計自
廷每有對曰天道幽遠難知後學小生亂道惑人宜公孫卿漢武帝已封太山
勿信上雅信禹由是不疑王氏而禹遂為所竊公孫卿漢武帝已封太山

公孫卿曰昔黃帝時封亦天旱乾封乎王安石宋王安石相神宗變亂祖宗法
封三年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王安石宋王安石相神宗變亂祖宗法
干和氣而大旱作上方避殿減膳憂形於色安石進曰水旱常教委蛇屈
也焯所不免不足煩聖慮上信用安石終未嘗以斯言為然委蛇屈
若誑道固委蛇大直仁愛賢良策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警
敗乃至以此見天之仁也汗反劉向封事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之
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汗反劉向封事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之
汗盆覆司馬遷書戴竈煬者曰臣之夢幾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
君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矣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魚
燭天下之物不能當也人君無燭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者夢
見日夫竈一人燭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狐鳴野陳勝傳秦二世田元
一曰夫竈一人燭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狐鳴野陳勝傳秦二世田元
徒屬不從間令吳廣之陔次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野陳勝傳秦二世田元
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恐而受令遂發難兩亡秦蠅營棘詩營棘青蠅
罔極交亂四國營營神明洩後漢書借神明於秦蠅營棘詩營棘青蠅
逐氣求食之狀棘藩也神明洩後漢書借神明於秦蠅營棘詩營棘青蠅
明德以類也乎乃非德類七卷易不喪七卷以鬱金草其氣芬芳條達也
薦馨香德類也乎乃非德類七卷易不喪七卷以鬱金草其氣芬芳條達也

用以灌也 非祀不馨 左傳神不歆非 假器 左傳齊衛戰於新築衛師大敗

降神者 元帥是以免賞以邑辭請曲懸繁纓以朝許之仲尼 越俎 莊子庖雖不治

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 疾威 詩昊天疾威 發祥 詩商頌濟哲

組而代 唐突 世說新語刺畫無益唐 疾威 詩昊天疾威 發祥 詩商頌濟哲

之矣 一丸泥封 漢光武時隗囂據隴其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士民最

祥 血北 軋 塊 勦 抄 單 善 鵝 溥 蛇 夷 場 澤

問古之王者未嘗不以天戒為兢兢 災異之來何代蔑有迺洪範以五事

配五行一事之得失則一徵之休咎因之類立竿見影呼谷傳響然者

漢儒伏勝班固祖之作五行傳志推驗事變派析縷分而壹附之於洪

範是果箕疇之旨與至宋諸儒病其牽合附會如歐陽夾漈二氏者類

以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為解斯其說又不知果當於麟經筆削之旨

否也洪範春秋之旨不明至有星墜木鳴雩食禱筮一切歸之於偶然

者有謂天早意乾封者有謂湯之旱桀之餘烈者有謂天變不足畏者

其說益諄諄不足道而誰最為作俑者與天變之來或與人事相左以

類應求之不得或與人事相會以不類應求之又不得兩說交持而不

驗則天心警戒之說亦有時乎窮矣易之垂象詩之敬天及周官保章

九作墨
東最忌
進學問
進學問
必致以
難塞之
詩妙優
逸之趣
今殘者
厭目如
此公五
策景得
法今持
其三首
以為的
一才俊
借○到
慶點假
有歸有

氏之辨妖祥豐荒乖和者其說安在而類應不類應合一之定論又安在也我皇上欽若昊天握符履泰神符靈契剖合清寧而近歲以來災異屢見如星茀火孽地震山騫水旱螟蝗之類其難指數乃至祖陵發祥之地亦屢見震驚揆之洪範春秋之吉安所咎與昔人又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如詩書所載商周嗣王遇災敬戒卒成令名其言信矣至我朝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可為今日修省之要者尤著亦得而揚厲其畧由近觀科臣所條陳令諸生直言不諱此亦千載之一會也願諦言消弭之要庶藉手為當宁獻

萬曆丙午應天亞魁溥澹儒

夫父母之愛其子也無所不至矣而不能以姑息廢督責督責而後令子

精巧之

也督責不悛而又督責之而又不悛是頑子也棄子也而父母之望始孤天之於人主也亦若是而已矣喜則降福怒則表異襲福而驕則喜者翻為怒蒙異而省則怒者翻為喜然要之詩言敬天易言恐懼謹以實不以文也我皇上欽若敬修馨聞於玄神大祗非一日矣乃邇者山水地澤之妖具難指數而火德更甚清寧燼矣移而之祖陵寢樹燔矣移而之郊壇皇天仁愛之心何無已耶如必牽合其異為某事之應為伏勝班固功臣固誠不能然大要火生於木盛則火焦火剋於水鬱則火熾今天下搜採四出而山根絕地脉窮非木盛歟言官錮繫彈章寢格冰水鬱歟即聖天子翻然改玉下明詔與天下更始而有根之蔓草難除既假之叢神難拔剝民鼠雀猶繫關隘也以艱獲戾者未盡銓擢

而肺石之下。時繫孤鳴之鳳。銅駝之側。空霏白簡之霜。私憂過計之臣。猶妄意敬天之雅意。實不勝文。而德音之孔昭。悉指為循行之故事。五位願不聞乎。故吾謂君心獨難於提醒。而不難於擴充。夫冰提醒之獨難。而擴充之獨易也。尺寸既煬。九重萬里。天變於上。而君不知。即君目擊之矣。而天不足畏之說。又乘醉飽而投宴笑。世且板蕩。而皇衷則不啻熙皞也。人盡悚惶。而君志則不啻驕詡也。舉朝且震怖。而耳之左右。則不啻觴祝也。即有善念。於何而生。獨是平旦不滅。燃燭伊始。引申觸類。月異歲殊。儻一旦舉前所謂公利權開言路兩端設誠而致行之。樹德務滋。去疾務盡。則災祲迭見之天。即純禱永奠之天。而事類之應。不應。勿問可也。安見洪範春秋之有二百年。

註釋音義

悛改也左傳長惡頑左傳心不則德襲即習重也書卜不習吉又或詩言

敬天大雅板之篇敬天之怒無敢戲維顯思命不易哉易言恐懼震卦

海雷震君子逞義為玄神大祇云天大地曰天墳也天仁愛董策天人相與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以譴告之不知自者又出怪異以

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伏勝漢文帝時授今文尚書於是錯者嘗著五行傳以班固後漢人史

遷之業作漢書有十志五行志居其一焉志多引董仲地脉窮蒙恬傳秦

舒劉向劉歆京房孟諸家之言其配合徵驗甚悉固當死起臨洮改玉傳

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其乃吞藥自殺

之禮亦改矣此用則玉猶玉趾之義謂改步而趨也蔓草難除左傳母

君之寵弟乎○蔓延生草也假叢神戰國策恒思有神業有悍少年請與

業困我乃左手為業投右手自為投勝業藉其神三日已業往求之
 遂弗歸五日而業枯七日而業亡今國者王之業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
 得無危乎○假與藉意畧同業鼠雀詩誰謂雀無角何能穿我屋
 神灌木中有神靈托之為禍福鼠雀誰謂雀無牙何以穿我墉
 武帝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鼠雀對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柰何
 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变色而罷朝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強
 直肺石重禮大司寇之職以陟石墮窮民冤抑不得伸立其所以
 辭而為孤鳴鳳唐高宗既東封太山遂欲徧封五嶽御史李善感諫自
 下謂之鳳銅駝索靖傳洛陽宮門銅駝白蘭晉書傳玄性急每有奏物或
 鳴謂陽之為御史中丞何尚之與之書曰絳騶請路白蘭深霜今鷹隼始
 書類延之為御史中丞何尚之與之書曰絳騶請路白蘭深霜今鷹隼始
 勅○白蘭勅狀之畧也見南史在防傳註書于象板故曰白蘭深霜今鷹隼始
 擊以成嚴霜之威崔篆御史出傳霜蘭入奏天閣五位飛龍在天煬子瑕寵
 風起唐文粹李嶠疏御史出傳霜蘭入奏天閣五位飛龍在天煬子瑕寵
 真於衛供儒見靈公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空對曰夫日魚燭天下
 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空對曰夫日魚燭天下
 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
 全一人場焉後之人無後見矣今或者一人有陽君者乎則臣雖夢見全

不亦九重萬里古語堂上遠於百里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管子
 可乎千里之情通今步者一月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一月而君不聞少者
 十日千里之情通今步者一月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一月而君不聞少者
 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周而君一不聞此謂遠於萬里固乘醉飽韓子貴
 王安石為相安石恐有事周而君一不聞此謂遠於萬里固乘醉飽韓子貴
 主心一天變不足具一人言不足也三祖宗法不足之說以固乘醉飽韓子貴
 子便僻好色託於燕處之虞東醉板蕩皆大雅詩篇名周衰詡誇也怖懼
 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武帝東封太山還登明堂上引引觸類
 也觴祝壽曰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周禮有賦禋之氣
 易引而申之設誠致行董子策樹德去疾書樹德務茲
 相類而長之洪範春秋以類應春秋災異必書而不言事應各
 成妖祥者洪範春秋以類應春秋災異必書而不言事應各
 俊千逞望墳遺顛狀銓千煬二音詡怖布侵

問古之王者未嘗不以天戒為兢兢。災異之來何代蔑有。迺洪範以五事配五行一事之得失則一徵之休咎因之類立。竽見影呼。谷傳響然者。漢儒伏勝班固祖之作五行傳志推驗事變。派析縷分而壹附之於洪範。是果箕疇之旨與。至宋諸儒病其牽合附會。如歐陽夾際二氏者。類以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為解斯。其說又不知果當於麟經筆削之旨否也。洪範春秋之旨不明。至有星墜木鳴雲食禱筮一切歸之於偶然者。有謂天旱意乾封者。有謂湯之日桀之餘烈者。有謂天變不足畏者。其說益諄謬不足道。而誰最為作俑者。與天變之來。或與人事相左。以類應求之。不得。或與人事相會。以不類應求之。又不得。兩說交持而不驗。則天心警戒之說。或有時乎窮矣。易之垂象詩之敬天。周官保章氏

初員竟
無一
俗字
無
一
目之
也
事
物
也

之辨妖祥。豐荒和者。其說安在。而一類應不類。應合一之定論。又安在也。我皇上欽若昊天。握符履泰。以符靈契。剖合清寧。而近歲以來。災異屢見。如星茀火孽。地震山騫。水旱螟蝗之類。具難指數。乃至祖陵發祥之地。亦屢見震驚。揆之洪範春秋之旨。安所咎與。昔人又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如詩書所載。商周嗣王遇災。儆戒卒成。令名其言信矣。至我朝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可為今日修省之要者。尤著亦得。而揚厲其略。與近觀科臣所條陳。令諸人直言不諱。此亦千載之一會也。願諦言消弭之要。庶藉手為

當寧 獻
禹曆丙午應天文魁劉錫玄

天人相與之故。可知乎。不可知乎。諸家徵應之說。可信乎。不可信乎。見為

便提
更醒

朗徹更
有力

兩答辭
醒

可知也者。慮亡弗儆也。見為不可知也者。慮亡弗肆也。以其教肆也。即果棟也。弗可長也。况乎出之以威侮也。以其招儆也。即稍迂也。弗可廢也。况乎鑿。可徵驗也。學者載籍極博。尤以六經為本。易謹垂象。詩咏敬天。洪範陳五行。春秋紀災異。斯實並經聖裁。寧惟是不徵明而徵幽。不徵理而徵數。而諸經固與日月並傳。則天人之故。亦斷可識矣。至伏勝班固作五行傳志。推驗事應。派折縷分。謂與洪範畫合乎。非敢許也。而使人上念一事。動與玄造相質對。則二家之書。寧思存。胡過棄也。至歐陽夾漈二氏起而泚之。而以春秋言災異不言事應為解。謂於麟經必不合乎。非敢詆也。而必概以為牽合附會。而使言偶然。言乾封言天變。不足畏者。遂緣為口實。則寧存弗論。弗議也。今我皇上欽若昊天。亦既蠲乃心。

蒸乃德。以嘿宅帝命。而開民之麗。乃天心仁愛無已。至出星第火孽地震

山騫之異相。傲告而未已也。又重之以水旱螟蝗之災。而未已也。至

祖陵發祥之地。亦且震驚不寧。而謂可委之適然之故乎。哉。竊為

上圖省愆之計。設弭變之方。自非相天變之所示。以求天譴之所屬。而冥

心玄對。極意靈承。恐馮怒未收。而慈和未復也。觀星火之煌。念亡有狂

走焦燒。歎庭燎之無光。而思舊政之一掃者乎。感地山之岌。念亡有流

移撼動。悲土著之弗皇。而危重器之庭。施者乎。一蒼生也。而左藏腋其膏

中。洞盪其腦。憑城依社者。又人得而殫其哉。誰為司牧。而且甘心棄疾焉

而天何以不盈之罰也。則凶荒之傲。可思也。一宗社也。而狐鼠日以增

羽翼。日以鍛。土崩瓦解之形。且日以見。誰為守府。而且關抑前休焉。而天

像答有味
雷目

二段辭
更風雅

引評有

語更警
○谷止
數語意
思亦盡

何以不淫之怒也。則震驚之傲。可思也。夫類異而同。磁石傅鍊。氣鳴必應。

銅山感鐘。天之與人。精稷相。益善惡相摩。無錙銖爽。而况為之宗子者乎。

向令告諄。聽漠。則始詔之異。繼且以為不足詔。始震之災。既且以為

不足震。夫知不足異。不足災者。為奪之鑿。而後知詔之異。震之災者。為瀆

其衷也。噫。以神明之聖德。承仁愛之天心。而佩炯戒於聖經。斥

誣罔於寃言。反妖為祥。揀荒為豐。化乖為順。不足言也。愚生拭目望之矣。

註釋音義

棟果實也。故考事得實。威侮書威侮五行。急并三正註。載籍六經者。載籍

極博。尤考信於易。謹垂象繫辭。天垂象見詩。咏敬天怒。無敢戲豫。敬天之

六藝。即六經。水人木金土為五行。五事其屬也。庶徵其應也。貌澤水

馳驅。洪範五行。言揚大規。敬本聽收。金思通土貌。恭作肅時。而若狂則

俊雅可愛

求得好

馬按有
曉詳不
究腐

距浮
寄着字
皆精

和美劑
羅大是
美詞

如轉石
似積薪
好粧飾

過炭太
薄數語
皆精

否蓋子事親臣事君惟此精神耳其精神原未足論之君父而張嚴為
解則所為幹盡謂何諸士行移孝以作忠矣祇服休采其胡以事君幸
明告我

萬曆丙午應天經魁錢謙益

執事循覽古今慨然太息願得犯顏敢諫之士為朝廷用夫士之在今
日猶鳴鶴之未孚於卯也即竊言何所用之雖然吾有聞於夫子矣夫子
之論事君親曰事父母幾諫又曰三諫則號泣從之曰諫有五吾從其諷
者又曰有犯無隱夫子之於親朝夕相摩甘苦相應且呼天號泣况君門
九重臣心萬里水火外分枘鑿中格而欲于馬徐馬片言削積微詞
解頤悟積不相通之主若是者非大忠即大偽非遇主無咎即當先好逢

豈臣子法哉臣不能以精神事君柰何俱唯俱諾逆距君心以不入而浮
寄吾志於不盡古之事君者赤心白意陳見悃誠不敢誣也獨立行意朴
忠事主不敢比也盱衡抵掌危詞曲說不敢隱也和羹相調劑縫相佐而
非尚同屈軼指佞辯豸觸邪而非負異死生利鈍付之身外憂危辱敗付
之局外如所謂趙營平李鄴侯趙韓王諸君子見法不一收功亦異要以
皎然一心感悟人主即何嘗身事嚴主而嘔嚅首鼠乎哉今天子神
聖幸當不諱然去國之臣賜環如轉石而披鱗之疏留中如積薪當事者
懼嚴主之難事欲以調停勝釜雷愚以為此非皇上之過也人臣視
主過嚴而持已太薄以太薄投過嚴即有意調停釜鬻滋甚亦自顧其精
神謂何耳持祿養交全軀保妻子舍積澤之火而取麗水之金則識短也

四小段
若點

雖不自是
中窾

厚積力
除一語

柔賜繞指追好逐者寄口無味而借道羣賢則骨弱也

手敬各曹樹

憾合契淄澠而角勝蠻觸則力分也議事模稜任事縮朒有昂鉉之名無

鉛刀之用則能薄也若此則視人主安得不嚴依回浮湛漫無建明而又

以主上為不易悟今日之臣子可遂謂無術乎哉為臣子計者毋懼

私圖毋徇積習毋立浮名毋諉弱植論已心勿論君心問諫本勿問諫術

厚積其精神而力除其名跡即管乎諸君子之遺忠也一執事可無扼腕

笑雖然皇上當八襲之餘論思講幄千古一時也亦思積其精神以

下逮乎倘上天回而下墮啓即唐虞盛際旦暮可見何言執近哉生請遂

執簡以進

註釋音義

西平

孚鳥初窾言

實不中聲曰窾

三諫號泣

曲禮子之事親也三諫而隨之諫五後

家語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諷諫二曰諷諫三曰諷諫四曰諷諫五曰諷諫

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堂

此謂遠於納鑿駮不量鑿而正杓兮史記持方杓欲于徐徐其覺

容自在意削牘原涉傳削牘為疏口古無紙書解頤匡衡傳衡好學諸

先好逢而好為逢陳見悃誠語也卜居寧悃、款、朴以忠乎行意古語

其臣之力乎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綠桓公知衣而
 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
 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君 **屈軼** 博物志黃帝時生草名屈軼
 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趙營平** 漢趙充國封營平侯宣帝時
 多聞人論則作不正一名任法獸 **趙營平** 漢趙充國封營平侯宣帝時
 過金城按兵持重計欲疲虜使日敗毋煩兵蓋以全取勝國家之利也上
 懼不免罪諫毋堅守前計充國不聽曰明主可與言乃為疏陳罷騎兵留
 屯田便宜上說悟而從之羌果疲極死亡畧盡自殺其大豪以降充國全
 軍 **李鄴侯** 宰相李泌封鄴侯德宗欲廢太子而立姪召語泌曰臣惟念
 還家故不得不言陛下他日答臣不言殺臣之子以家族俱必曰臣惟念
 否乎又引蕭宗悔殺廣平事相北而誦黃臺不辭以感動上心太祖不許
 子相保如初 **趙韓王** 宋宰相趙普封而誦黃臺不辭以感動上心太祖不許
 必之力也 **趙韓王** 宋宰相趙普封而誦黃臺不辭以感動上心太祖不許
 曠擲地普跪而拾之以歸補綴復奏上悟卒用其人又有當遷官者上素
 所憎不與遷普堅以為請上怒起入宮普隨之一至宮門不去竟得俞允
聶需 韓文足將進而聶需首鼠鼠兩端言一則一為首 **賜環** 劉敞意林古者
 於竟賜環則復 **石** 劉向封事進賢如 **披鱗** 說難龍之為虫也可擾而野也
 復陽決則去 **單** 韓石去佞如拔山 **披鱗** 說難龍之為虫也可擾而野也
 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 **積薪** 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
 聖人主之逆鱗則幾矣魏徵傳敢批逆鱗 **積薪** 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
 居 **調停** 宋哲宗元祐間司馬光執政熙豐舊臣一切屏黜不用至呂大防
 上 **調停** 劉勢相欲稍引用以平風怨謂之調停 **積薪** 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
 釜 **高** 韓子水之熾火亦明矣然而釜鬻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 **澤火** 子
 魯人虜積澤天北風火南倚哀公恐燒國自將眾趣救火者人盡逐歎而
 火不救召問仲尼對曰夫逐歎樂而無罰救火若而無賞火所以無救也
 事急矣不反以賞救火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 **麗水金** 又荆南之地麗水
 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未徧而火已救 **麗水金** 又荆南之地麗水
 得而輒禁於市甚眾而人竊金不止夫 **柔腸** 蘇子瞻詞 **繞指** 選詩誰謂百
 罪莫重樂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 **柔腸** 蘇子瞻詞 **繞指** 選詩誰謂百
 指 **咏** 文 **借道羣馨** 韓文借聽於 **敢** 也 **樹幟** 淮陰傳曰馳入趙壁拔趙幟
 柔 **咏** 文 **借道羣馨** 韓文借聽於 **敢** 也 **樹幟** 淮陰傳曰馳入趙壁拔趙幟
 溜 **渾** 二水名在今山東青州府境內 **蠻觸** 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蠻氏
 時相與爭地而戰伏死數 **模稜** 唐武則天朝蘇味道為相依阿取容嘗語
 萬途並旬有五日而後返 **模稜** 人曰虜事不欲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

其臣之力乎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綠桓公知衣而
 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
 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君 **屈軼** 博物志黃帝時生草名屈軼
 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趙營平** 漢趙充國封營平侯宣帝時
 多聞人論則作不正一名任法獸 **趙營平** 漢趙充國封營平侯宣帝時
 過金城按兵持重計欲疲虜使日敗毋煩兵蓋以全取勝國家之利也上
 懼不免罪諫毋堅守前計充國不聽曰明主可與言乃為疏陳罷騎兵留
 屯田便宜上說悟而從之羌果疲極死亡畧盡自殺其大豪以降充國全
 軍 **李鄴侯** 宰相李泌封鄴侯德宗欲廢太子而立姪召語泌曰臣惟念
 還家故不得不言陛下他日答臣不言殺臣之子以家族俱必曰臣惟念
 否乎又引蕭宗悔殺廣平事相北而誦黃臺不辭以感動上心太祖不許
 子相保如初 **趙韓王** 宋宰相趙普封而誦黃臺不辭以感動上心太祖不許
 必之力也 **趙韓王** 宋宰相趙普封而誦黃臺不辭以感動上心太祖不許
 曠擲地普跪而拾之以歸補綴復奏上悟卒用其人又有當遷官者上素
 所憎不與遷普堅以為請上怒起入宮普隨之一至宮門不去竟得俞允
聶需 韓文足將進而聶需首鼠鼠兩端言一則一為首 **賜環** 劉敞意林古者
 於竟賜環則復 **石** 劉向封事進賢如 **披鱗** 說難龍之為虫也可擾而野也
 復陽決則去 **單** 韓石去佞如拔山 **披鱗** 說難龍之為虫也可擾而野也
 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 **積薪** 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
 聖人主之逆鱗則幾矣魏徵傳敢批逆鱗 **積薪** 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
 居 **調停** 宋哲宗元祐間司馬光執政熙豐舊臣一切屏黜不用至呂大防
 上 **調停** 劉勢相欲稍引用以平風怨謂之調停 **積薪** 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
 釜 **高** 韓子水之熾火亦明矣然而釜鬻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 **澤火** 子
 魯人虜積澤天北風火南倚哀公恐燒國自將眾趣救火者人盡逐歎而
 火不救召問仲尼對曰夫逐歎樂而無罰救火若而無賞火所以無救也
 事急矣不反以賞救火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 **麗水金** 又荆南之地麗水
 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未徧而火已救 **麗水金** 又荆南之地麗水
 得而輒禁於市甚眾而人竊金不止夫 **柔腸** 蘇子瞻詞 **繞指** 選詩誰謂百
 罪莫重樂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 **柔腸** 蘇子瞻詞 **繞指** 選詩誰謂百
 指 **咏** 文 **借道羣馨** 韓文借聽於 **敢** 也 **樹幟** 淮陰傳曰馳入趙壁拔趙幟
 柔 **咏** 文 **借道羣馨** 韓文借聽於 **敢** 也 **樹幟** 淮陰傳曰馳入趙壁拔趙幟
 溜 **渾** 二水名在今山東青州府境內 **蠻觸** 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蠻氏
 時相與爭地而戰伏死數 **模稜** 唐武則天朝蘇味道為相依阿取容嘗語
 萬途並旬有五日而後返 **模稜** 人曰虜事不欲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

一氣呵成言後洩

否蓋子事親臣事君惟此精神耳其精神原未足論之君父而猥嚴為解則所為幹蠱謂何諸士行移孝以作忠矣祇服休采其胡以事君幸明告我

萬曆丙午應天亞魁薄澹儒

辭極警

人臣之事君也至條未議以陳闕下非其願矣而况仰天頽之喜怒以爭旦夕之命此其勢不轉迫而其情不轉急耶然而強諫者有二說焉爭社稷者忘富貴而爭意氣者亦不惜貧賤愛國者忘生而愛名者亦不憚死所藉盟之幽獨吐之大廷者唯此真精神耳夫精神湛淵魚鳥可格星日可回而况於君子而况於君之號為嚴者乎夫嚴主之氣直觸其拂則立盡觸其偷則立效矣嚴主之機迅一言可轉而之彼一言復可轉而之此

明後并

刺

明後

點入四

亦俊

點入事

矣嚴主之衷無所留忤則手足陵殺令則肝膽悉傾矣此其可與言易於庸主萬倍而獨是庸主可欺嚴主不可欺也庸主可救嚴主不可救也庸主可飾嚴主不可飾也不可欺則揣之幽獨入對而立剖矣不可救則樹之藩垣當前而直斬矣不可飾則假之頽面并底裏而明示之矣此非有純一之精神薰蒸透徹於穆清之上其何以死爭中議泣安儲位犯怒直言立門待俞如漢唐宋諸賢也乎故清恐人知者真精神而布衾示儉者為偽事必告天者真精神而好言翹過者為偽計安社稷者真精神而故標細節者為偽偽則立譚隔九閭焉而真則藹言可也寓言可也溫言可也。不言亦可也相得益章交孚罔間堂陛森嚴之地何異家庭骨肉之閒而忠臣事君如事親誠如執事所諭者矣獨怪精神未足對君父而猥以

一陽九... 卷八... 八十二

嚴為解。是何異懲噓而廢餐。裸體而惡寒也。夫嚴主不可事。必得庸主而後事之乎。是使天下臣道與君道兩絕也。

註釋音義

湛讀曰魚鳥格。易信及豚魚。唐書韓愈為潮州刺史。詢吏民疾苦。皆曰郡秦濟炮。一飛一羊。按之。秋。曰。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鰲之。今判官無不容。鱷魚約七日不徙。去則刺吏選材。壯夫操劊。弓毒矢與鱷魚。後事况之。父暴風雷。起。中。數日。水。盡。涸。徒。於。舊。洲。而。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魚之患。韓廟碑。則。鱷魚之暴。漢書。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聞。疑不實。使掾往。庶之。恭隨。掾。行。阡陌。俱坐桑下。雉過。止其傍。有兒童。揚。三。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掾。瞿。然。起。語恭曰。所以來。欲察君政。跡耳。今。燕。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星。日。回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遷。府。具。以。狀。白。吳。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呂覽。宋景公時。災。惑。守。心。公。召。子。韋。問。烏。子。韋。曰。禍。當。君。可。移。於。相。公。曰。以。治。國。家。也。曰。可。移。於。百。姓。公。曰。百。姓。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成。公。曰。歲。飢。人。餓。必。死。子。韋。曰。公。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是。夕。笑。感。退。二。舍。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削。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

斬左傳。楚伐徐。楚靈王次於乾谿。為之援。而雪王皮冠。執鞭以出。僕折。子草。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死。爭。屯。議。漢宣帝。辛武賢。計拜武。賢。破。羗。將軍。出。擊。羗。而。數。以。璽。書。責。諫。充。國。督。之。進。兵。充。國。子。印。懼。便。客。諫。極。言。違。詔。之。害。充。國。謂。明。主。可。以。忠。言。吾。固。以。死。守。之。遂。上。屯。田。奏。條。陳。便。宜。十二。事。竟。得。報。可。羗。果。自。壞。死。亡。幾。盡。充。國。全。軍。泣。安。儲。位。唐德宗。欲。廢。太子。立。姪。舒。王。為。嗣。宰相。李。必。諫。之。力。上。曰。卿。陛下。盛。怒。而。曲。從。他。日。陛下。悔。之。必。重。在。臣。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臣。今。日。若。畏。使。至。此。吾。必。并。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未。知。得。歆。其。祀。否。曰。鳴。咽。流。涕。犯。怒。直。言。唐憲宗。時。學。士。李。絳。抗。論。官。官。橫。上。亦。為。感。動。太子。說。不。易。犯。怒。直。言。唐憲宗。時。學。士。李。絳。抗。論。官。官。橫。去。悉。焚。內。署。所。上。疏。草。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虜。之。腹。心。近。地。而。惜。身。不。言。臣。負。陛下。善。上。犯。聖。顏。房。特。貴。華。回。而。獲。罪。乃。陛下。負。臣。帝。為。動。容。而。嘉。之。進。其。官。立。門。待。俞。遷。土。素。惡。具。人。不。許。普。堅。以。請。且。曰。刑。賜。金。紫。親。選。良。笏。以。授。立。門。待。俞。遷。土。素。惡。具。人。不。許。普。堅。以。請。且。曰。刑。賞。天下。刑。賞。陛下。安。得。以。喜。怒。專。之。土。素。惡。具。人。不。許。普。堅。以。請。且。曰。刑。入。宮。普。亦。隨。之。立。宮。門。外。不。去。竟。得。輸。允。清。恐。人。知。為。荆。州。以。忠。清。顯。

及威為徐州世祖召見典論邊事及平生曰請成曰卿清孰與父對曰
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勝汝邪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衾示儉位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事必告天知政事生平至夜
必以目之所為焚香告天蓋摠論旦晝語為夜必好言翹過後漢傳
焚香以奏於帝非閣道之治其心乎閣道武帝方好文儒者曰吾欲
以致恭本○翹閣守門者九重翹汲黯傳武帝方好文儒者曰吾欲
即招未詳所出九閣閣君門九重翹汲黯傳武帝方好文儒者曰吾欲
義崇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变色而罷朝公卿皆為寓言莊子寓言十
黜耀上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慙也○直言不諱皆為寓言莊子寓言十
信已故托之他人則陛愆噓廢餐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貧人
十言而九見信也陛愆噓廢餐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貧人
因猶食於人不可一貧而遠正士裸體患寒○即此語之反
時

問以孝事君則忠又曰事君不忠非孝然則忠臣事君如事親已曾子之
事親也若事嚴主事嚴主固自有道歟昔人謂以德化君為上忠以德
調君為次忠以死諫君為下忠其所以化調之者安在倘所謂大忠無
所拂逆者耶然則逆命利君謂之忠又何說也古之忠臣有議屯金城
詔問數四以死守之者有因儲釁而涕泣訟言卒能挽回帝心者有
浴北廊奏對致上怒厲聲猶前說不已者有薦人而補牖復奏立宮門
不去竟得俞允者彼所事皆嚴主也卒以逆命悟主而行其志亦是法
歟今 聖明在御嚴重難犯批鱗直諫之士無所關其口當事者雖
極力調停而未有效也豈主嚴不可遽悟而化調之竟無術耶諭親者
曰敬曰涕泣不以親嚴輒止其人子之真精神乎倘亦可施之臣忠否

飛揚滿
紙讀之
而不神
有不羅
匪者

孟子事親。臣事君。惟此精神耳。其精神原未足諭之。君父而猥嚴為解。則所為幹蠱。謂何諸士行移孝以作忠矣。祇服休采其胡以事君。幸明告我。

萬曆丙午。應天文魁劉錫玄。

痛法

受驗於
句珠

神矣哉。精神之動乎。矢之已心。油乎其不得已也。縻之人心。忽乎其不自知也。非為名尸也。非為利府也。其疎也。親也。其隔也。通也。其嚴也。和也。有弗親也。有弗通也。有弗和也。非其疎者。隔者。嚴者。之為。距而吾之。寸念。距之也。夫此一念之脉。而動也。雖父之親。弗能必之子也。雖君之尊。弗能令之臣也。在臣子則自矢而自將之耳。矢之有至。有不至。將之或受。或不受。而吾精神之真不真。亦轉從此徵驗焉。責驗於此。而世安有不可順之

其精神
為內獨
可為帶

親。亦安得有不可回之主哉。天人勿謂親近也。易格也。君遠也。難調也。神守之。弗聚。聲氣之弗渝。砥力之弗至。毛裏之弗親。未可以虛詞借也。其精神隔也。精神足而敬真。敬也。孝真。孝也。以真敬為真孝。而安問親之嚴與和也。以真孝為真忠。而安問所事者之為親與君也。今之事君者。將無謂

警醒

聖明嚴重難犯。不以死諫為孤注。則以結舌為瓦全耳。計出於孤。注是懟。父母也。計出於瓦全。是裕。父蠱也。彼事父母者。獨無號泣之隨。無又敬之法。而一怒呵。遂懾息。不復思幹蠱乎。惟能以真精神事君者。愛國之忱。不成生我者也。勤王之事。若自了其家事。而無可委重。無可立名也。視主之未悟。若不可為子為人。於是乎不爭於事。而爭於心。不爭於標。而爭於本。不爭於口舌。而爭於神魂寤寐之潛通。是故。悚之於弘多。固也。而單

新警

事君至
死諫者
我發揮
真精神
揚激
東處
豈非
豈非

說得痛
快猶然
竟主一
句論之
亦有無
限情思
無限能
足

微為甚提之於登來固也。而魄地為甚防之於二三固也。而萬一為甚視
無形也聽無聲也。其司主嚮而謹操之也。如把卵之鷄也。其彌縫匡救而
不顯其形也。如掛角之羚也。是真能以孝事君者也。化之道也。忠之上也。
即調君者未敢望後塵。而况乎其死諫者哉。且今上即稱嚴主乎。寒蟬
立馬之聲未盡滅也。雖風影不根之議亦時留禁中耳。甚則指斥乘
輿亦時復容之耳。即褫籍遣戍之偶見。而猶不忘賜環也。竊謂
猶然寬主也。而皂囊白簡之紛。乃有逆計必留中而飛揚副墨。以市直
聲者。則是乘父母之過。而倖得竊譽宗黨也。斯何如。子弋藿食之夫。即不
敢望近明主。而精神之摩勵。矢不為弗類之子也。雅有日矣。恐言涉無
稽。故不敢輒繫。

註釋音義

神守

莊子其天守全其神無欲物砥礪石也攻玉石之丁毛裡詩不屬

裏。謂親裡腹心也。毛孤注。宋鑑真宗以澶淵卻虜功待寇準甚厚。王

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帝自是願準。寢哀竟罷出於外。下瓦全。高洋所

篡國號齊。盡戕元氏之族。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

安有弃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為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

白洋。殺景皓。裕父蠱。易蠱之六四。裕父之蠱。蠱壞也。父蠱前人曰

賜景安姓高氏。裕父蠱。易蠱之六四。裕父之蠱。蠱壞也。父蠱前人曰

四以陰居陰。非能奮發有為者。而號泣隨。曲禮子之事親也。三諫息。謂鼻

幹父蠱。蠱之初六。九三。六五。皆云。幹父之蠱。○幹有二解。一云。多言。鉅

傳。敝邑。單微。直。言。細。也。韓。子。登。來。隱。公。五。年。公。羊。傳。公。曷。為。遠。而。覲。魚。登。來

之。辭。也。○齊。之。方。言。謂。求。魄。地。魄。月。望。後。始。生。魄。也。兆。龜。二。三。以。二。勿。參

得。為。登。來。此。言。欲。已。熾。者。魄。地。魄。月。望。後。始。生。魄。也。兆。龜。二。三。以。二。勿。參

以三詩士也周無形聲曲礼凡為人子者聽司猶司南之司嚮也彌縫

左傳彌縫其闕而述掛角鈴鈴有角色明潤有精彩者每對值二三

子錢寧夏中衛有鈴羊洞鈴羊渠疑產於此漢中之仍縣鞏昌之階寒蟬

州亦產鳥聞西人言鈴羊愛護其角每夜自懸蕭蕭中以避人取

後莫杜密傳列勝位為大夫知善不薦間立馬唐玄宗時宰相李林甫欲

惡無言隱情謂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風影漢書郊祀志世言神仙皆為人

召諫官謂之曰若輩不見立仗馬平賜環荀子逸人以缺反絕以環劉氏意

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海之何及風影扶左道以欺罔世主求之盪

如係風捕影虎帶終朝三褫之賜環林古者大夫去國待放於境賜之

公不可得白簡晉書傅玄傳玄注急有奏勅或值日暮奉白簡坐以待旦

環別復賜白簡采書類之傳心之為御史中丞何尚之與之書曰絳鞞

塞路白簡注子問諸副畢之子

簡深副墨調墨其副本也

鈴

問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又曰庶慎勿誤至平富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

民又曰何以聚人曰財則知用人理財古昔並重之矣用人之法無過

選舉考課理財之法無過會入會出鴻荒邈矣唐虞之制具見典謨中

至三代而其法漸備周禮一書尤其摠萃視唐虞同與異與其詳亦可

得而陳與三代以還稱治無過漢唐宋其舉察之典經理之規前後之

或廢或興或得或失昔賢論之非一亦可得而究其略與夫今之天下

即古之天下而人與財有餘不足前後每、相反何也我 國家之制

酌古準今盡善盡美 聖明創述二百餘年累洽重熙初未嘗有乏

人之財之患迺邇來中外多故缺竭是虞大冢宰補牘而陳大司農持

籌而嘆斯果人與財昔饒而今匱與抑亦有所以致之與茲欲動卹其

三才圖會卷八
一
窮乏而壹登之豐裕何道而可或謂宜復鄉舉辟召者或謂宜久任起
遷者或請重農抑末及通鹽法錢鈔舉屯田水利者其言不為無見而
果合於揀時之要與抑更有急則治標之務而此等猶其緩者與諸生
隱居求志而危心當世之略上下古今諒必有概於中久矣願悉著之
於篇以觀用世之學

萬曆丙午應天經魁錢謙益

天下之財與人未有不相為用者也財之用病於有餘人之用病於不足
財之病在以其不足為有餘人之病在以其有餘成不足兩者待用受病
均焉而要起於不相為用夫所謂相為用者不過以人理財而人之用未
可以財計緩急也一之於財則兩失一之於人則兩得請對以臆可乎周

亦自不

禮

禮一書周公理財之要而六官分職陳殷置輔未嘗為言財也然而善言
財者莫周公若也廟堂之上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則財之本原理而伎術
紛總未鹽璪屑一統於六官之屬則財之血脉通不言財而財固已理矣
他如管仲富齊計倪富越輕重園府趨時觀變令不得其人則不終朝之
計而何以富一國人之重於財畧可規矣一國家適年多故財盡民殫而
內外諸司空署參半以人廢官以官廢財當事者兩盱食焉愚以為財不
必言也即使桑孔復起握筭縱橫必不能富開利已盡之天下也今日之
計蓋不先議財而先議人夫今天下公孤輔弼舉不備官而徒仗一二心
計臣以求海內之無漏卮其可得乎故大臣宜克也一利孔而爭為穴一
救實而互為市不待由涓胥史之蠹而害起於主計矣故當事宜慎也唐

四段人

三才圖會卷八
一
禮

詞意便
不格

之任劉晏以海內財聽其灌輸徵裝又得自辟召今任事者動則掣肘一
破例而中山之篋隨之矣故事權宜重也他費無備論已新何之役費公
帑八十萬而私幫倍之安所取辦竭澤而漁不虞反裘乎故守令宜擇也
此愚所謂不言才而才理者也嗟乎 天子左藏盈而司農仰屋海內
人才薪積而冢宰袖手一旦漢王居開賢路八財可坐理也否則王端毅
握銓周文襄領度支猶病不暇給而生何自進其說哉

註釋音義

六官 天地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 陳殷置輔 周禮太宰施典於邦國連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
伍陳其殷置其輔註設衆也謂上 論道燮理 全語出書周官 紛總 即紛台也
士中士下士輔則府史胥徒也 鹽 黃霸傳朱鹽靡密初若煩碎咸璪字即璪計倪即計然蓋新鉅之自號也
鹽 黃霸傳朱鹽靡密初若煩碎咸璪字即璪計倪即計然蓋新鉅之自號也 宣傳其治米鹽註雜且細也

之惟趨時觀 輕重園府 管子有輕重九府篇園謂均而 肝食 肝日晏蓋晏
變與夷吾同 桑孔 秋毫以故時雖多事不加額賦而國用饒詳見史平準書 公孤輔
弼 少保為三孤左輔即師右弼即保 心計 侍中 善計 算財用也 漏
危 韓子山林不能給野火而江海不能實漏危鴻烈解雷水可以溢壺榼 中
涓 主居中涓潔之 胥史 胥即今之里長 劉晏 綱目唐安史之亂數年間天
蕭鎮兩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 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
兵仰給縣官為費不貲皆倚辦於民 有精神多札智或通有無曲盡其
妙尤以養民為先戶口蕃息始為持運 使時財賦歲入聽灌輸徵裝 晏傳
不過四百萬緡季年則千餘萬緡歲運穀至百餘萬斛 聽灌輸徵裝 晏傳
使司食貨輕重之 自辟召 晏傳晏常以為辦集衆務在得人 掣肘 為單父
權悉制在掌握 二 人與俱至邑令二吏書輒掣其附書不善又怒 中山之
宰請君善書吏二人與俱至邑令二吏書輒掣其附書不善又怒 中山之
之吏婦以報京公悟其諷已也委單父聽焉邑大治出說苑 中山之
篋 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歸而論帑帑曰帑帑也 竭澤漁 呂覽竭澤
功 文侯示之謗書一篋出戰國策 帑 帑曰帑帑也 竭澤漁 呂覽竭澤

所得魚矣焚林而反裘魏文侯見有反裘負薪者問其故曰愛其毛恐損
獵後無所得獸矣也文侯曰汝不知裏不存毛可得而附乎因是而
悟治道焉左藏隋唐歲貨司農者即今之戶部仰屋行新法帝雖不盡用
春注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才薪積漢武帝時汲黯
疏稱老臣無所告詎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王端毅銓
弘張湯為小吏已弘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尊用過之黯心不
無少望言平上曰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見本傳
端毅名起陝西三原人由進士任至吏部尚書崔侍郎彭公時江何公太原
公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甫田彭公時江何公太原
周公錢塘兗公才猷風節維國之損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猷輸赤
同寅協恭以毗弘治之治又誌抑僥倖獎名節拔淹滯中貴人不敢干以
私銓周文襄度支文襄名忱江西吉水人由進士仕至工部尚書宣德間
衡也一年名臣錄文襄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征輸皆有常度民無逋負官有餘
積諸所建明著為例繼者莫能更後戶部言餘米失稽考盡括歸官由是
徵需雜出逋負如故人益思焉彭惠安贊撫綏南服國計
以豐民無移粟歲不知凶度支隋唐時官名即今戶部
環鎖汗擊徽帑尙幫邦銓荃

問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又曰庶慎勿誤丕平富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
民又曰何以聚人曰財則知用人理財古昔並重之矣用人之法無過
選舉考課理財之法無過會入會出鴻荒邈矣唐虞之制具見典謨中
至三代而其法漸備周禮一書尤其總萃視唐虞同與異與其詳亦可
得而陳與三代以還稱治無過漢唐宋其舉察之典經理之規前後之
或廢或興或得或失昔賢論之非一亦可得而究其略與夫今之天下
即古之天下而人與財有餘不足前後每相反何也我國家之制
酌古準今盡美盡善聖明創述二百餘年累洽重熙初未嘗有乏
人乏財之患迺邇來中外多故缺竭是虞大冢宰補贖而陳大司農持
籌而嘆斯果人與財昔饒而今匱與抑亦有所以致之與茲欲勤鄙其

窘乏而壹登之豐裕何道而可或謂宜復鄉舉辟召者或謂宜久任超
遷者或請重農抑末及通鹽法錢鈔舉屯田水利者其言不為無見而
果合於救時之要與抑更有急則治標之務而此等猶其緩者與諸生
隱居求志而究心當世之略上下古今諒必有概於中矣願悉者之
於篇以觀用世之學

萬曆丙午應天經魁方應祥

賦有起

精采發為耳目口鼻手足而其津滲滙為血脉榮衛此豈有足不足哉然

天下所乏者非人與財也不得用之理之道故動稱乏耳譬人一身其
視聽不可兩持也食息持行不可互司也周身之氣不可令淤而不暢也
有所侵於官之外有所曠于官之內而人不副于任矣痞轄底滯于所不

優雅尤

必用那移庸越于所不得不用而財不繼于出矣周禮一編周公用人理
財之書也以人任官而員不窳以官領財而用不匱所以繼唐虞而稱良
法也吾以今之天下即周公主爵而持籌恐亦無可為計矣何也周公所
用天下之公人今所欲用于天下而不得用者人主以為宰執之私人也
周公所理天下之公財今所欲理于人主而不得理者人主以為我之私
財也夫以人之人而肯易為庸以己之財而不恡為予哉此執事有概
于中而求佐未議者于諸生愚何足為謀焉蓋今天下人非少也職之外
有餘故職之內不足也財亦非縮也不必用者有餘故不得不用者不足
也夫賜環補缺之命不能捷得于轉圜也何為迫以厚之疑但當其任
而無以任關議之口非其任而無使議掣任之肘人交務其職之當不必

情致有
意味

籍才異代矣。瓊林封椿之請，不能應呼于涸鮒也。無庸數以堅之。錮第事至而熟權其緩急，費出而謹防其胃監財各麗于事之度，不必借幣鬼輸矣。共調其一身之血脉肢體而心志漸以適，九閭漸以徹。關下者，趾相錯而他求人，見殷之盛，徐以並美，成周不難也。不然待官，闕下者，趾相錯而他求人，見在之費，不免填之壑而委之波，而外稽財，鏤冰畫脂之說，奚稱焉。

註釋音義

痼病之名俗。轆車籍交單也。七發邪。左傳註氣宛。韓子語言辨聽之說。痼謂之痼。鬼轆氣襲逆中。若結轆。底。世而不快。宛。不度於義。謂之宛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多。主爵。秦漢時官名。持壽。王戎傳自執牙籌畫者謂之宛。貨証。司且也。多。主爵。指今之文選。持壽。夜計筭。指今之戶部。賜環。荀子絕人以決反。絕以環。劉敞意林古者大轉。圜。尹文子因園自方自止。使不得轉。梅福書。擊肘。新序魯君使必子賤為單父宰。請借善書求善如不及。從善如轉。圜。擊肘。者二人。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從旁擊其肘。

則怒之辭。歸以告君。曰子賤若吾援之使不藉才異代。唐太宗令。其善政也。命有司無得遺微。我單父化大洽。藉才異代。封德彝大。如器各取其長。古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令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一如器。各取其長。古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令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無一人。瓊林。唐內封椿。宋內應呼涸鮒。莊子周家貧。貸粟監河侯。曰我。昨未有中道而碎者。傾視車轍。中有鮒魚。馬問之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活我。周曰。我且商遊楚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迎子。鮒魚作。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活我。耳。君乃畫脂綉冰。性。出。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

三才圖會卷之五 第... 一...

請板之
極不必
求其議
之尤否

倘
便
後

兩
叙
古

乏而壹登之豐裕何道而可或謂宜復鄉舉辟召者或謂宜久任超遷
者或請重農抑末及通鹽法錢鈔舉屯田水利者其言不為無見而果
合於棟時之要與抑更有急則治標之務而此等猶其緩者與諸生隱
居求志而危心當世之略上下古今諒必有概於中久矣願悉著之於
篇以觀用世之學

萬曆丙午應天亞魁薄澹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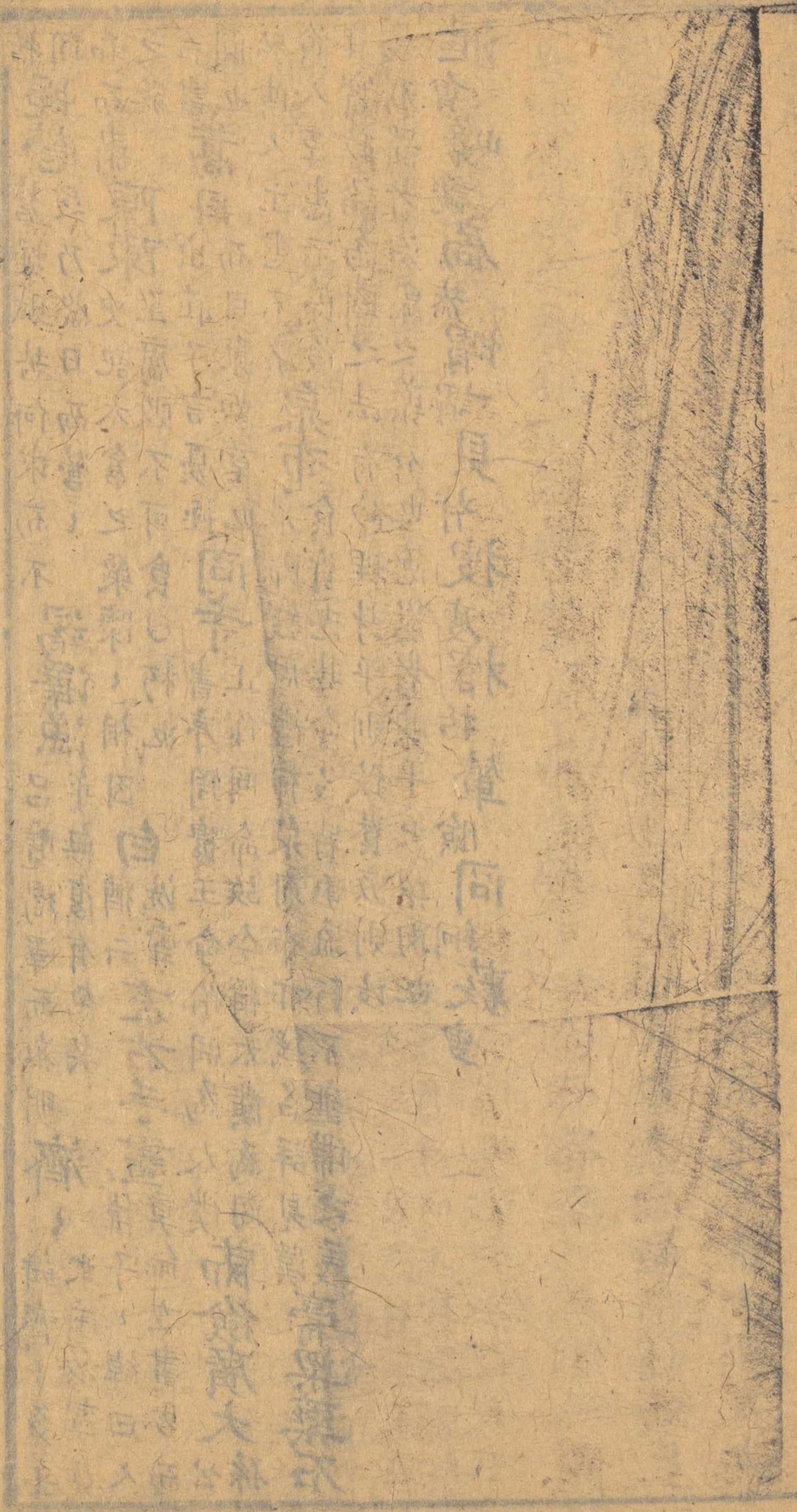
嘗聞天地山川精英之氣凝而為人才。滙而為財用。才欲其顯於時。而惡
其埋光巖嶮也。財欲其行於世。而惡其朽銖腐籜也。此其有餘不足之數。
兩者可相提而論焉。今國家三歲比士。得三百有奇。而以他途進者若蠅
集。可不患無才矣。而大家宰日夜計殿最而進退之。此尚有遺珠之歎乎。

言
得
淨

升
沉
偏
開
巧
而

更
精
巧

東南財賦甲天下。南金大貝。歲有定額。可不患無財矣。而搜權之吏。繩
營於四方者。輦飛而航走。此尚冰竭澤之漁乎。宜其濟於朝廷。而陳
於府藏也者。乃屬者所聞。則大異是。宰輔未曰而去矣。臺諫之署。虛無人
矣。監司守令。嘗一人而左右手畫矣。輸邊者。蒿目無策矣。移之金錢。而太
倉竭矣。借之同寺。而屢出不入。難以應矣。此於開國之初。曾幾何時。而盈
虧饒乏之不相及如此。則何解也。吾想才之乏。非天喪也。沉於下者多。升
於上者必寡。而國家又不能於登選。援納之外。別開仕途。則沉者胡不可
使復升也。財之乏。非鬼耗也。閉於內者多。通於外者必寡。而國家又不能
於山林草澤之外。別生利藪。則閉者胡不可使復通也。夫升其所沉之心。
即沉其所升之心。而慈嚴特一轉也。通其所閉之心。即閉其所通之心。而



問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又曰庶慎勿誤不平富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
 民又曰何以聚人曰財則知用人理財古昔並重之矣用人之法無過
 選舉考課理財之法無過會入會出鴻荒邈矣唐虞之制具見典謨中
 至三代而其法漸備周禮一書尤其摠萃視唐虞同與異與其詳亦可
 得而陳與三代以還稱治無過漢唐宋其舉察之典經理之規前後之
 或廢或興或得或失昔賢論之非一亦可得而究其略與夫今之天下
 即古之天下而人與財有餘不足前後每、相反何也我 國家之制
 酌古準今盡美盡善 聖明創述二百餘年累洽重熙初未嘗有乏
 人之財之患迺通來中外多故缺竭是虞大家寧補牖而陳大司農持
 籌而嘆斯果人與財昔饒而今匱與抑亦有所以致之與茲欲動卹其

不必着
實自是
高雅可
愛

一曰便
帶人

窘乏而壹登之豐裕何道而可或謂宜復鄉舉群召者或謂宜久任超
遷者或請重農抑末及通鹽法錢鈔舉屯田水利者其言不為無見而
果合於採時之要與抑更有急則治標之務而此等猶其緩者與諸生
隱居求志而危心當世之略上下古今諒必有概於中久矣願悉著之
於篇以觀用世之學

萬曆丙午應天文魁劉玄錫

今夫有瑰術於此求之而即至需之而即獲嗚然不足而頃成一有餘之
形而究無解其不足也今之用人理財者是也有璋術於此求之若不及
獲之亦不患失不見有餘而第不開不足之竇而已充然有餘也則古之
用人理財者是也竊攷唐虞之世歷艱食鮮食而粒食而世已稱雍熙已

住并
得

飛然悠
揚晴先
然上

當時布列有位者僅九官十二牧之徒而運已闢於中天豈其總而
憂才與人之不足哉即周禮一書理財居半而天官所掌視唐虞不翅倍
之然以後世視周又寧翅什伯倍之哉大率自周迄漢唐宋選舉法愈繁
則拔十得五之望愈難而會入數愈多則漏卮野火之靡愈易此亦可以
得用人理財之槩已今

聖天子當離貴之期際豐豫之會凡列組而
趨蹌者何一非

祖宗尊賢敬士所培植凡貫索而儲需者何一非
祖宗樽節愛養所蘊崇豈其二百餘年用之有餘用而今遽靡然告乏也

豈光岳之氣頓黯收與鴻冥之翼逝其不及與山愛其珍海恡其利人競
愛其眩眩無以濟大官一日之用與則其弊蓋有所從來矣

執事者之
言曰用人之法無過選舉考課理財之法無過會入會出愚則謂選舉之

言曰用人之法無過選舉考課理財之法無過會入會出愚則謂選舉之

二段高
雅而俊
鹿

法業履

聖衷矣。臺省之疏。山積而不下。而閱三歲以掄才請。輒忻然

俞允待對公車者。復臨謁。獨錙叙之途。壅如積薪。穎

發莒監者。與托錙處後者。並當途也。將毋登用者日有餘。而效用者日

不足乎。會入之計則尤厚。聖衷矣。朝請之積塵積而弗展。而中貴人

以推稅報。輒忻然動色。輦入。大內者復吞如鯨吸也。豈憂財不足。獨

會出之經委如逝波。韶瑞之漁獵與鼠雀之耗蠹。數未得當也。將毋入之

孔日有餘。而出之孔轉不支乎。是之弗圖。而更議鄉舉辟召。議久任超遷

議鹽錢鈔法。屯田水利。愚則見法立而弊滋。又何以補偏而救匱哉。

皇上第毋於有餘之名。侈豐亨豫大之象。而於不足之實。防象人石田之

患。將不徵召而人足。不加賦而財足。潤澤豐美。行誇唐虞。軼成周而區

善末無
手○
却痛
天是

漢唐宋奚以較盛衰而競饒乏哉。不然。御乾危以妨恭。擁漢居而滋損。豕宰日補牖而陳。司農日持籌而嘆。又何救於匱乏之形已。

註釋音義

瑰術瑋術出賈誼新書瑰南方大珠瑰術之奇者猶火号空虛銀食鮮

食粒食鳥獸及水族之肉也粒食也鮮食也九官十二牧九官禹司空宅

典樂龍納言十二牧十二州之長也中天於寅之數而推竟舜之生蓋

午時也當天運一周之中數故德業為九感中數故德業為九感中數故德業為九感

得五止得一亦中數故德業為九感中數故德業為九感中數故德業為九感

可為致治之具矣中數故德業為九感中數故德業為九感中數故德業為九感

卦之豐豫亦二卦名豐亨豫大之說且印綬尊賢敬士宋鑑斷謂貫索也

蘊崇出左傳蘊積黯收唐詩王氣鴻冥法言鴻飛冥祛篋莊子篇名祛

問克己之學惟顏子得聞之他弟子莫及也克己也由己非己乎哉於
子路則又曰修己亦必有辨矣克己言禮修己言敬克己言天下歸
仁修己言安人安百姓將無同歟先儒乃以克復為乾道敬恕為坤道
何以別也子夏之戰勝似克夫子嘗以一貫語之克己之於一貫其旨
合乎否歟有宋大儒研精道術羽翼聖真後學奉為規矩準繩莫敢逾
越迺有謂涵養須用敬不言克己者有謂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者
然則敬尤要矣胡夫子語好學獨許顏子之克己也又有謂一事所偏
先自克己得一事其餘自正有謂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之二說者是即
顏子所謂克己非蚩四勿之語學者習聞之而老莊者流又以顏子坐
忘墮肢體黜聰明其見似更超遠而史稱申韓刻礪少恩皆原於道德

之意又何以故世衰道微機鋒賦作家立門戶人樹藩籬其至陽示公
溥而陰慘尤甚正坐己之為害不能克耳故願與諸士共講求之

萬曆丙午應天文魁馮伯禮

大有無味初場
在一轉
移間
墨策頤
題者以
如此作
亦不易
得

道非渺然冥合之謂也蓋有真體焉道之體非漠然無為之謂也蓋有實
功焉其實也乃所以虛也其虛也乃所以實也語無精粗精者見之精亦
粗也功無深淺深者遇之淺亦深也孔門之有顏子斯亦千古之一人也
其語之以仁斯亦千古之一脈也要其旨不過克己兩字而止夫己之為
言我私也境之淺者也克己之為言以我與私戰而勝之也功之苦者也
以視一貫何詰据不寧哉無論一貫即以語子路而問焉修之與克而較
完矣修之真己與克之私己而較粹矣敬之與克而較要矣強謂克之進

有清思

見得真
說得醒
看由已
克已兩
已字只
按着此
三言不
謬矣
真語所
謂非禮
勿視聽
言動者
義正如
此合
得好
凌駕乾
坤二字
雖不真

於修誣矣真謂修之進於克泥矣蓋己最微也原於太虛是真己也有真
己而已之靈根啓靈根啓而意想啓而已之私也矣己之私與己
之真一己也己着於己微而意想俄而執着徐而畛域流而情緣牽而物
誘究而種變幻出焉故天下之為人心害者獨以己也而克之為功又
最渺也克之以朕此則念動而遂融克之於接構則功勞而靡竟克之以
坐照則機惟一覺克之以旁搜則功且百倍克即是修克其源頭修其漸
積也克必以敬回無不敬由非敬不入也既已克之而無所不會歸仁安
百姓揔一理也是所謂一以貫之也是所謂真好學也真己之不自識而
於己之中強而分別之乃至別之以孰乾孰坤也夫乃支離之嚆矢乎故
解為顏子則合用其克而克於何先不能為顏子則分用其克而克先於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五

馬

四

亦有法
○縫合
精巧
○無
搭
痕
○亦
是
真
語
○無
了
味

偏善夫用敬之學善學顏子而真已之實功也彼黜墮為克者思以馳於已之外而適以成已之障老莊之流為申韓信哉夫空寂之為厭棄厭棄之為殘忍陰慘所由來矣人知申韓之敗於已不知老莊之有已甚申韓也則克已之法豈非斯道真詮而當世之砥礪哉

註釋音義

拮据 詩子手拮据 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珍也 珍有八 接搆
又與接為搆目以心聞 謂支離左傳公為支離之字蓋陳名也 莊子支
與所接之物相搆而不解 支離者疏人名支離則人為之號也 搆
之以分折 嚆矢 出莊子或云即響馬賊 老莊申韓 貴道虛無 因應變化
為其義 嚆矢 之響箭以為先聲者 申子甲 施之於名實 韓子引
無為莊子散道 德放倫要亦歸之自然 申子甲 施之於名實 韓子引
墨切事情其極 條微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 矣 蘓文老 購莊
周欲置天下於無有 商鞅皆非求為其說而不得 真詮 社詩衣褐向真
其所以輕天下 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不得 真詮 社詩衣褐向真

問克已之學惟顏子得聞之他弟子莫及也克已也由已非已乎哉於

子路則又曰修己亦又有辨矣克已言禮修己言敬克已言天下歸

仁修己言安人安百姓將無同歟先儒乃以克復為乾道敬恕為坤道

何以別也子夏之戰勝似克夫子嘗以一貫語之克已之於一貫其旨

合乎否歟有宋大儒研精道術羽翼聖真後學奉為規矩準繩莫敢喻

越廼有謂涵養須用敬不言克已者有謂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已者

然則敬尤要矣胡夫子語好學獨許顏子之克已也又有謂一事所偏

先自克一得一事其餘自正有謂克已唯在克其所好之二說者是即

顏子所謂克已非歟四勿之語學者習聞之而老莊者流又以顏子坐

忘墮枝體黜聰明其見似更超遠而史稱申韓刻礪少恩皆原於道德

一二九 卷之三 下 頁

亦自峭

之意又何以故世衰道微機鋒賊作家立門戶人樹藩籬甚至陽示公溥而陰慘尤甚正坐已之為害不能克耳故願與諸士共講求之

萬曆丙午應天文魁劉錫玄

答得靈
滿辭亦
有味
三段俱
文得有

蓋聞聖人之道如天如天故以心攝之聖人之學如地如地故以身履之克復之言乾道也敬恕之言坤道也同乎異乎將所克所復者一已而為敬為恕者又一已乎夫已克而禮隨矣敬立而已修矣克已而天下歸矣修已而百姓安矣令克也非敬也將皆生皆得之天下可挾一板獨任繼之已虛而擬攝合耶令敬也非克也將皆生皆得之百姓可挾一矜嚴湫底之已安而圖康濟耶故修之與克有頓漸而無離致者也夫克之為云如大將奉天子之符提百萬之衆而潢池小醜莫得遂其類行也如乘勝

糴米更
是庸快
一牛是

轉下有

言刺骨

長驅而星流彗掃域絕區殫不復使有遺育也此一了百了之功也雷之屬也天之健也所謂乾道也克之而有未克而言敬修也如治王者之業就胚胎而剷其圭角也如切磋磋磨之轉入轉細而達乎無疵也此實証實詣之學也足之張也險之翕而專也所謂坤道也修之未純而言戰言勝則乍陽也乍陰也歷闢搆之苦而始堅壁壘以自持者也而當其既勝即有乘其不虞者而大勢已定也此戰勝之似克而未成克非克而亦不至轉為欲克也此子夏所以稱日益也迨老莊氏出始不稱顏子之克已而曰坐忘曰墮黜其言近幻而老莊則實能為坐忘為墮黜無克之銳無修之純而亦自不為已措者也而不虞其流為申韓刺殺之學也至今日則世衰道微機鋒賊作苦敬修為桎梏薄戰勝為妙修而直以齷齪暗習之

衷矯托於克復於是弱狗乎天地萬物之實用而醢鷄於蠅頭蝸角之虛
 名漫患於禮法名教之藩籬而荆棘於口蜜腹劍之鱗甲凡夫侈談克復
 而高語歸仁者毋論不得闖西河之室即河上南華世所共詆為外道而
 曾有得將其超曠之神宇者乎乃祇竊陰賊之意於申韓之餘吻而藉以
 陽射名而陰市利則已之為害已慘入膏肓吾安得起尼父而發藥哉所
 賴 聖明在上。統一道真嚴同異之辨提真偽之衡毋徒以帖括程其
 進退使榮進之情益熾而人已之藩愈堅則克復敬恕之直當有不斬於
 人心者已。

註釋音義

皆生皆得 莊子天下誘鳥皆生而不知其所以得披猖
莊子天下誘鳥皆生而不知其所以得披猖

披猖 獨兮夫唯捷徑以窮步 湫底 左傳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秋底
 獨 獨即猖狂披衣不帶也 湫 注秋氣聚而不散底氣泄而不快
 莊 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 行 行揚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 潢池 冀遂傳遂對宣
 也 而儒墨乃始誰改攘臂乎其間 醜 離異而改立也 潢池 帝之言曰海
 遐 遠不露聖化故使陛下赤子盜 醜 衆 逆 顏行 潢池 帝之言曰海
 弄 陛下兵於黃池中 醜 積水曰潢醜也 逆 顏行 潢池 帝之言曰海
 云 雁行一 慧 妖星也形如掃帚 域 絕區 彈 燕然山銘域威區彈 遺 有
 說 前列也 慧 除舊布新之象 域 絕區 彈 燕然山銘域威區彈 遺 有
 育 種也 胎 婦人有孕一月為胎 產 也 張 海篇足 險 翁專 戰 勝 見 子
 類 也 胎 婦人有孕一月為胎 產 也 張 海篇足 險 翁專 戰 勝 見 子
 夏 肥而問之子夏曰吾苦戰勝吾人見夫子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 闕 構
 又 崇之二者戰於胷中而夫子之義勝故肥也見韓子史記諸書 闕 構
 莊 子與接為捕日與心 日 益 夫 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 坐 忘 墮
 闕 子與接為捕日與心 日 益 夫 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 坐 忘 墮
 點 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夫 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 坐 忘 墮
 其 賢乎 大 要則 流 為申韓 刺 礪 史 記申子卑 施 其 慘 礪 少 恩 皆 原
 順 事無情之意 大 要則 流 為申韓 刺 礪 史 記申子卑 施 其 慘 礪 少 恩 皆 原
 於 道德之意 大 要則 流 為申韓 刺 礪 史 記申子卑 施 其 慘 礪 少 恩 皆 原
 深 到按此則礪即扶之義 駢 擊鼓也 桎 械 在 手 齧 史 握 蘇 好 奇 禮 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問士之廉猶女之貞也立身一敗餘無足觀廉之所係於士願不重哉孔子

之論儒行周官之計吏治率以廉為稱首其說可得聞乎先儒謂世之

廉者有三曰不妄取曰不苟取曰不敢取差次其品若數黑白可得而

評騭乎古以廉聞者多矣有衣裘帶索而歌聲出金石者有居衛緼袍

而不受狐白之裘者有相齊而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辭封邑市租者

有辭玉而以不貪為寶者有不乘熟炊而曰吾不因人熟者有不使廩

有餘粟府有餘財以負陛下者有知開封而賜錢局鑰不顧者有父子

皆以清著而一畏人知一畏人不知者以方之三品果何若耶至如螻

李三咽拾鋤金而復揮去此其人皆立意較然超々乎表世絕俗而論

者置不滿何耶乃又有謂廉能生明廉能生愛廉能生威者然乎否耶

凌駕策 問會意 成章且 見手段 且到處 醞釀可 玩無一 拈稿語 佳作也

... 卷... 丁百四

蓋伊尹任天下之重恒自一介不取始士之有為者惟能有不為者也
子大夫試切磋商究之用視其所不為者

萬曆丙午浙江經魁徐人龍

士欲以身任天下必先不以天下滓吾身蓋天下至波蕩也吾以身入焉
而試染涅復以身出焉而為之砥柱苟非有矚然不滓之守爭光日月比
潔瑾瑜內証幽獨外協指視未能超然於不取之外矣立身一敗百無足
觀廉頗不為世重哉顧廉無出處阨窮若守而染指於仕途則變而非不
為也廉無大小細行矜操而受污於巨節則偽而非不為也廉無久暫意
氣始激而敗節於終身則矯而非不為也廉無常變安居敦行而苟得於
患難則脆而非不為也不為者歷宦成而皎然不染不必張姪於寒素矣

推燕業

插得有
精神巧
手妙思

富大節而矻然無倚不必標芳於簞豆矣要白首而較然不欺不必讓潔
於須臾矣值多危而確然不移不必榜懿於閑居矣此儒行吏治率以廉
為首稱也自古廉聞者不可勝數若螻李三咽鋤金揮去寧不振矜世俗
哉然而滅天性黨逆奸者即其斤以廉自飾者也飾而明中之昏濁自在
孰若絕滋垢者之空而生明也飾而愛中之貪殘自在孰若淡征求者之
冲而生愛也飾而威中之濡荏自在孰若斬私欲者之毅而生威也生者
從根而發飾者擬貌而趨廉之真偽可知矣吾觀自古稱廉者有不安取
不苟取不敢取之三品而尹任天下亦自不取一介始不取者廉之大端
一介者廉之精密處也於此勘破則千駟可以救屣於此凝定則天下可
以草芥由尹而知樂道堯舜一介之根宗也囂弗顧一介之氣象也天

善發揮

問名者士之所趨而學之所禁也曰其實難副曰忌多取至宋儒乃比為
名於為利嚴矣哉然士之玄悟道真獨追絕學有誠內不馳契於道外
不檢束於名則漫然無好惡將至於無所畏亦弊也若薛季宣言人主
惟恐士不好名蔡君謨言人臣不可避好名之嫌皆有所主非通論而
陳垣云論人於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得無決防歟竊意當有以辨之
若但以必好名必不好名立論皆有能解其圍者善乎戴逵之辨好也
曰尚譽去名必反其本又善乎孫思邈之言畏也曰士無畏則簡仁義
畏與好其指異否儒家尚譽道家去名其本同否人有恒言曰名檢曰
名節曰名德斯皆重於世而繫之以名謂其修之可名也使士以此自
好何如自春秋迄唐宋盡名為政其得失善敗大都何以故且夫古有

不必深
皮極淺
目極醒人

虛名而敗人事者亦有不畏名而敗人事者而世槩以虛名排抑士不亦過乎夫名豈盡負士好名士豈盡負世人之媢嫉以好名為網人主卻諫亦以沽名為距其弊直使士為無方之民人臣為容、之福而已士必有概於志者為名教一別白之

萬曆丙午浙江經魁胡廷賓

今夫名未必遂足以累人也。顧名、者謂何耳。名有其所以名、則名以實實是碩大之聲也。何名之非寔也。名無其所以名、則名以掩寔是溝澮之盈也。何名之不敗也。惟世有巧諛而竊附之以燕石冒璞以砥硃混玉於是名之用始輕而宋儒遂比之樵為利矣。不知名何嘗害士哉。大朴既斲即為文章。本寔既盈斯流聲譽。惻隱者以仁名。羞惡者以義名。辭讓

激醒

發

剪語渾
如已出

是非者以禮智名。而於激偏至者。即以一技一能名。寔之不能不為名也。亦猶大朴之不能不為文章也。惟着好之一念。則布被脫粟。期以為廉。鷄窮三足。即折有翎。期以為辨。峻設城府。自岐矜域。期以為高。故以好病名。則可以名病。名則不可以好。好名病士。則可以名病。士則不可我。國家當厚恩累洽之後。士率務本實而眇剽竊。迄於今亦稍、務於名矣。然名可飾也。不可匿也。彼自名為中通外朗。我則就其通朗處而寔証之。彼自名為識渺學宏。我則就其宏渺處而寔按之。彼自名為極忠無貳。奮不顧身。我即就其無貳不顧之處而密扣微燭之。彼將借所飾而自蓋。而我直窮之於所飾。窮則名亦真也。彼將因所緣以自張。我直晰之於所緣。晰則名皆寔也。不然人之媢嫉以好名為網。人主却諫亦以沽名為距。則始

而棄名。繼必併棄寔矣。何也。棄在名。則於起名之寔。又何容惜。至於寔道
盡喪而偽名益滋矣。人主將何所挾以收真才哉。故激而欲使天下皆好
名者。一偏之論也。刻而欲使天下遊無名者。無方之論也。是在司世道者
寔究之耳。

註釋音義

燕石冒璞 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
盧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璞不殊主人大怒歲之愈密湘 砥 砥混玉 戰國策
中記相陵有石燕一遇雨則飛如生燕兩止遂化為石 布被脫粟 淳公孫弘既貴躬約
勿也似禾薰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砥 布被脫粟 淳公孫弘既貴躬約
砥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砥 砥美石 布被脫粟 淳公孫弘既貴躬約
賀後弘 脫粟飯食之賀怨告人曰弘內服貂外衣 枌桌內厨五鼎外膳
惟一着豈可示天下於是舉朝疑其詐汲黯數弘武帝前曰弘位三公俸
祿多而布 鷄三足卵有翎 莊子惠施多方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
波以詐也

乎鴨毛不成鷄是毛定解中謂卵有毛可也人皆謂鷄二足 矧
不知行必有所以行 者形也 砥 砥美石 布被脫粟 淳公孫弘既貴躬約
論界限也 莊子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角是而有矧也 欲天下好名 宋
請言其矧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辯有爭
李宣蔡君謨與陳墳三君
之論是也 署具策問內

砥 砥夫翎 林

問名者士之所趨而學之所禁也曰其實難副曰忌多取至宋儒乃比為
名於為利嚴矣哉然士之玄悟道真獨追絕學有幾內不耽契於道外
不檢束於名則漫然無好惡將至於無所畏亦弊也若薛季宣言人主
惟恐士不好名蔡君謨言人臣不可避好名之嫌皆有所主非通論而
陳垣云論人於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得無決防歟竊意當有以辨之
若但以必好名必不好名立論皆有能解其圍者善乎戴逵之辨好也
曰尚譽去名必反其本又善乎孫思邈之言畏也曰士無畏則簡仁義
畏與好其指異否儒家尚譽道家去名其本同否人有恒言曰名檢曰
名節曰名德斯皆重於世而繫之以名謂其修之可名也使士以此自
好何如自春秋迄唐宋盡名為政其得失善敗大都何以故且夫古有

言也警
醒但入
日無不
畏者○
中間用
字多有
法

是抑名
無言不
可人意
然而轉
下皆言
名不可
無爭者
人每不

龍取名
言也名
內外不
兩立語
景神工
始於無
好終於
無畏警
醒語
流利警
寔○喪
若寔喪
若檢一
字之別
便覺精
神○外
廓中扁
醒

虛名而敗人事者亦有不畏名而敗人事者而世槩以虛名排抑士不亦過乎夫名豈盡負士好名士豈盡負世人之媚嫉以好名為網人主卻諫亦以沽名為距其弊直使士為無方之民人臣為容之福而已士必有概於志者為名教一別白之

好名

萬曆丙午浙江經魁徐人龍

名者天地間之美物也。士羣望的而趨，刻意而獵，其嗜若飴，其買若賈。其獲若美利，在是而用以矜世，寧復知寔不能副。幾犯多取之忌，執宋儒等為名於為利，嚴正學也。然而爭取者人，每不能取，則三代而下猶是區區之名。是以維道脉於不墜，翼禮法於不及耳。夫好在名之內，則畏必在名之外。名之內名之外，不兩立之機也。慕剖心之忠，而依阿不敢效，契格頑

之孝。而懟怨不敢萌。景洗耳之廉，而募金不敢私。嘉吞糟之節，而威武不為屈。守彌兵之信，而衷甲不為變。庸非名所留也。必欲懲空名而以好為景神工。始於無諱，將名誣而耳目手足蕩然無束矣。始於無所好，終於無所畏，即裂檢瑜好終於無畏警。開以犯天下之不韙，而曰我懲好名之習也。斯時欲以名域之，而敗壞極矣。無名其可哉。故謂士必好名，是為飾行者樹鵠也。吾慮其以名而喪若寔。寔謂士必不好名，是謂無恥者標的也。吾慮其以無名而喪若檢。善乎戴逵之辨好，思邈之言畏，皆非有二也。畏以勵好，以成畏，不離於名，而無求名於外廓，不能去好，而第求信於中扁，名檢吾自繩也。第母挾以震物而暗自毀之名，節吾自植也。第母持以籠衆而陰自損之名，德吾自繕也。第母假以文漏而終自瀉之，凡隱忍而有玷於身，士所恥也。徒泯沒而有

二二場

卷

下

徐折工

負於世。亦士所恥也。國家之務。倘靡不以好名一念。畢計而力扶之。則名何負士。好名何負世。而尚得以虛名誤事乎。大抵僉人嫉士。每以好名為網。人主復諫。亦以沽名為距。其弊令士無所仗。以自立。而諛佞成風。波流共靡。國何藉此容。輩哉。故上不禁下以名。而課名之實。下不以名驕主。而証好之真。斯得立名之旨矣。

註釋音義

天地間美物。陳摯戒其。袁子神放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實副。傳盛名之下。多取之。忌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為造物者。肯其。實難。副。史記。紂無道。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洗耳。逸士傳。堯讓之乎。剖心。史有七竅。遂剖而觀焉。書泰誓。剖賢人之心。洗耳。天下於許由。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因易清冷之水。洗其耳。我其目。樊仲父將飲牛。見巢父洗耳。恥令牛飲其下。

流驅斗。吞。莫遣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屈。乃幽武大窖中。絕不而還。使牧。抵。日。抵。乳。乃得。歸。武杖。漢。節。以。收。凡。十。九。年。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壯。年。出。使。比。歸。鬚。髮。盡。白。至。今。以。完。節。稱。拜。兵。衷。甲。時。晉。楚。爭。霸。有。日。矣。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而。合。晉。楚。之。成。將。盟。於。宋。蒙。門。之。外。楚。人。來。甲。晉。趙。文。子。患。之。以。告。林。向。辨。向。曰。弭。兵。以。名。諸。侯。而。稱。兵。以。害。我。負。曲。在。彼。吾。庸。多。矣。又。戴。逵。辨。奸。尚。誓。不。反。其。本。其。獎。至。於。末。後。道。矣。患。焉。訖。定。盟。而。歸。見。左。傳。思。邈。言。畏。思。邈。姓。孫。周。隋。唐。二。朝。人。隱。居。不。仕。卒。年。家。去。名。不。反。其。本。其。思。邈。言。畏。思。邈。姓。孫。周。隋。唐。二。朝。人。隱。居。不。仕。卒。年。畏。則。前。仁。義。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人。其。次。復。諫。復。狠。也。容。容。畏。身。尚。譽。去。名。均。重。其。本。畏。天。畏。人。共。成。其。好。見。本。傳。復。諫。復。狠。也。容。容。說。死。容。在。旁。後。莫。書。容。多。後。福。隱。忍。依。隨。之。意。擅。占。躡。遠。渠。遯。高。恭。復。關。

數腹條
達最是
眼目

問公忠不二心之臣其為國家持危定傾靡遺餘力願有耳聞目見之功
有不見不聞之功一折之微一圖之著致相遠也迺世之論治者曰明
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替其成事又曰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洵如
斯言將不見不聞之功絀而望臣之威重不如中君之爵祿明矣然微
之已事有入相而強藩不敢跋扈者有居門下省契丹戒其下毋開邊
釁者有居瑣闥而叛臣寢謀者有以布衣見式鄰國不敢加兵者斯皆
有以懾人心殿國勢則望臣安可少也願望臣何世無之而功成定國
數君子外寥々焉豈人三所仰樹臣之望者自有道與夫天下有積望
亦有白望山桑陳濤斜之敗千古為之詫歎茲欲辨覈名實使公忠
不二心之臣顯重於朝將何道而可諸士行起家事主自處不後千古

人庶幾吐翼之思以覩所志

亦重臣是也。萬曆丙午福建解元郭應馨

自古國必有所托。於勢者亡托於人者昌。故曰得全得昌得人之謂也。士君子既以戴乾立坤即以旋轉乾坤為己任。將分爵拖紫自榮。昂鉉乎將定。傾救弊作國長城乎。將闢勇閫智。徵尺寸功乎。將不動聲色而奠苞桑之基乎。將阿諛順主為泛泛之鳧乎。將正色立朝為中流之砥乎。將偽隱鬻名為巧宦之徑乎。將高風清節繫于釣於綫乎。相提而論。必有攸歸。豈以所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是以愚嘗嚮証古昔而嘆國之係人重也。今謂人主誠得不二心之臣而任之。社稷金甌。四夷琛獻。則莫不稱慶。然而耳聞目見之功。世共信之。而不聞不見之功。謀於未屯。圖於未危。國無汗

此意着
得甚好

此意着
得甚好

馬之勞。塞無狼烽之警。則謂是晏然無奇者耳。夫有奇豈國之福哉。語曰。山有猛虎。藜藿為之不採。人臣之為國望者。若斯矣。昔汾陽宰揆以田承嗣之強。潘滕為之屈。夫豈力致然。猶出百戰之餘也。君實相而契丹戒毋生事。然猶出樞機之任也。長孺出入禁闈而淮南寢謀。然猶出夫社稷之臣也。干木踰垣自避。文侯一式廬。秦人按兵。其所以攝人心。殿國勢者。非拆衝而雄。非鎖鑰而固。式於廟堂之上。不式於四境之間。望臣可一日少。式於是。而知望臣難。君之所以樹望臣者。又難也。昔汾陽不能與盧杞並相。君實不能與安石並政。汲長孺不能與武安同朝。文侯一式廬。至置相。則非成即璜也。安望高五伯。式主不能樹望臣。而樹重臣。於是天憲握於私門。國柄寄於權手。豺狼當道。不足威四方。祇以蠹城社。人主不能樹望臣。

轉入重
臣望臣

有法有

味

而反重白望於是藉安危於揮塵托社稷於清譚敗陳濤斜之房瑄與山
 桑見廢吐書空之浩千載一轍所謂挾名實之術也故樹有四術不
 可不察也干將莫邪水斷蛟龍陸截犀角而試之擊石則闕折故以全其
 鋒則匿藏之術也汗血之駒芻不飽不能千里故以豐其養則千金買駿
 之術也管仲善割賓胥無善烹飪以進之君不食誰能強之故以言聽
 計後則用作鹽梅之術也董猶不同器樹賢矣而與不肖謀之則賢窮樹
 智矣而與愚計之則智敗故以專其用則手足腹心之術也人主明樹之
 之道而公忠不二之臣顯重於朝矣愚不敏藉明問而吐翼人之思羞
 自後於古矣

註釋音義

鼎承以三足三公之象鉉貫耳以舉鼎者
 長城宋擅道濟威名甚重
 朝廷疑畏而殺之道
 鄧

鼎鉉鼎承以三足三公之象鉉貫耳以舉鼎者長城宋擅道濟威名甚重
 濟身收憤怒目光如炬脫憤漢光武初為大司馬持節徇河北鄧
 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禹曰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徽尺寸禹杖策追及於嶽帝問所以遠來者
 禹曰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名於竹帛耳奠苞桑易其亡其亡繫泛鳧若千里之駒
 乎將泛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中流砥鑑斷晉俗之弊在清談廢事而陶侃獨
 賢王導謝安遠矣西平陸縣當黃河中流其形如柱千鈞一線桐江一絲重於九鼎
 之巧宦徑漢汲黯傳黯姊子司馬安巧善宦四至九卿唐玄宗初立台天
 重指終南山調承禎曰此中大佳處有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金
 乃仕宦之疾徑耳用嘗隱終南則天時被徵為左拾遺故承禎刺之
 既如金甌無一傷缺琛獻詩景波淮夷汗馬勞出蕭狼烽警西陽雜俎狼
 故有警烽蔡藿不採文選園有螿虫承嗣屈將也逆臣僕固懷恩樹援
 火用之蔡藿不採文選園有螿虫承嗣屈將也逆臣僕固懷恩樹援
 以要朝廷請以承嗣為中書令嘗遣使至承嗣所承嗣獨西望下拜對使曰此
 汾陽王郭子儀為中書令嘗遣使至承嗣所承嗣獨西望下拜對使曰此

膝不屈於人 契丹戒生事 宋哲宗冲年為天子宣仁高太后臨朝特起司

若于年矣 相司馬矣慎無 樞機 漢書中書 長繩繫日 臣常有狗馬之心願為中郎出

生事聞邊隙 淮南寢謀 守節死義 難惑以非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振

遺臣之願也 武帝嘗問嚴助曰汲黯何如人對曰使黯任職居官已以論人

耳社稷臣 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資商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臣

如黯近 式廬按兵 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

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攻

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攻

魏夫文侯可謂善用兵鎖鑰 宋真宗出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

矣不見其形而攻已成 鎖鑰 宋真宗出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

朝廷無事北門鎖 折衝 折衝 賈復傳有折衝千里之威陸抗傳折衝則精

鑰非準不可耳 折衝 折衝 賈復傳有折衝千里之威陸抗傳折衝則精

席之 廟堂四境 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 式莫違也 盧杞 唐德宗時宰相

上 陽慶為子儀苦者魚朝 安石 實致仕歸洛實阻拂於安石 武安 武安侯

恩程元振元載之輩 安石 實致仕歸洛實阻拂於安石 武安 武安侯

武帝時權相雖與 成璜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家貧思賢妻國亂

黯同朝不聞沮黯 成璜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家貧思賢妻國亂

天憲握國柄寄 命後漢書房闈之間寄之 豺狼當道 語出張 城社 台語城

社鼠 揮塵 塵屬大鹿也尾長談者用以為拂却埃塵助風 敗陳濤瑄 唐

不薰 揮塵 塵屬大鹿也尾長談者用以為拂却埃塵助風 敗陳濤瑄 唐

瑄傳瑄見肅宗靈武道當時利害吐華暢帝為改容瑄風有重名帝傾

意待之机務悉與參決乃詔瑄持節詔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

等使進擊賊遇賊陳濤斜用古戰法為賊所乘殺卒四萬所 山桑見廢 晉

浩僅數千瑄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功名頓壞損云 山桑見廢 晉

詔以為楊州刺史仍固辭久乃就職聞中原亂帥師止戍為姚襄所邊擊

大敗於山桑走還朝 咄 書空 浩在貶所雖愁愁不形辭 干將莫邪 干將

廷免為庶人徙信安 咄 書空 浩在貶所雖愁愁不形辭 干將莫邪 干將

子名鎮鄒干將妻也為吳王闔閭鑄劍金鉄未流干將夫妻 搏石則折 盧

斷髮剪指投爐中乃瀉遂成劍陽干將龜文陰鏤鄒縵理 搏石則折 盧

用謂李邕君才如干 汗血駒 漢武帝嘗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以為歌曰

將莫邪但易缺折 汗血駒 漢武帝嘗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以為歌曰

千金求駿 戰國策古之君人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

匹方龍與友 千金求駿 戰國策古之君人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

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君大怒曰所求者

下必以王為命市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善割

善烹新序晉平公問林向昔齊桓公合諸侯一匡天下君之力乎臣之

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際朋煎爨之賓

須無齊和之美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梅書善作和羹爾雅董猶不同器左傳一薰一蕕十年猶賢不肖智愚新序使

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翼羽翼者圖之與愚者謀之翼獨

鳧浮綫綠汾焚鑰鑿塵主吐獨

